

鈍根主 任

社之會花

鈍根

第一卷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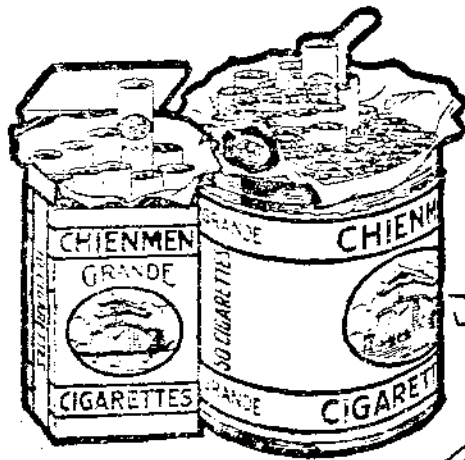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1924.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丁巳

雅霜的功

雅霜與社會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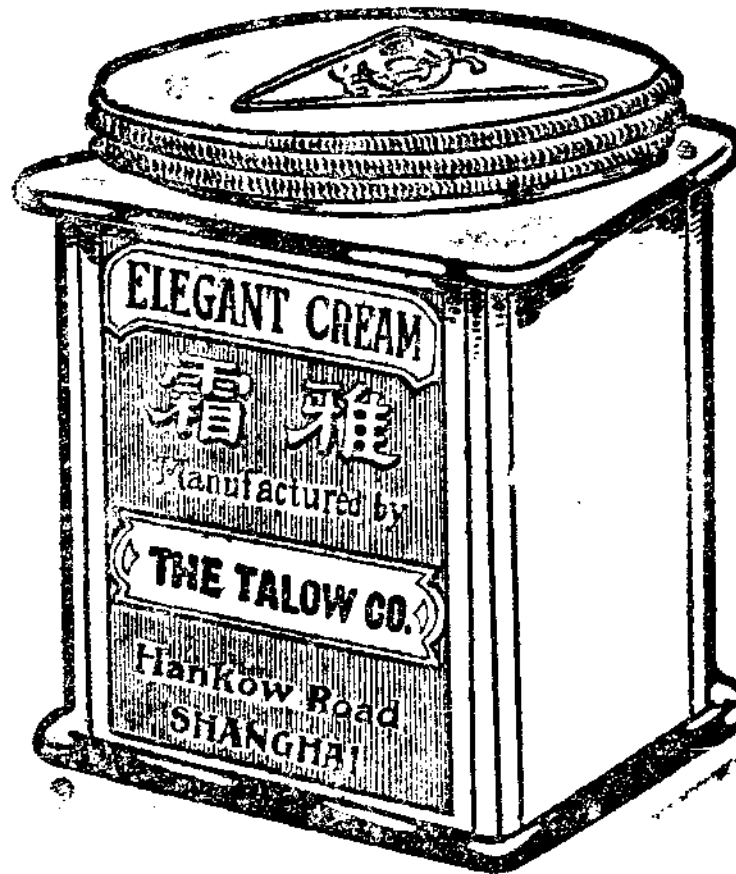
面貌鮮艷……皮膚光澤的

可稱是社會之花

要想……鮮艷……光澤

請用……雅霜

雅霜是採集皮膚滋養料之精華所
造成功能粗糙的面孔為鮮嫩
變灰黯的皮色為光澤
經鮮嫩已光澤再能時敷用
自然格外美麗秀美猶如錦上
添花了所以美雅霜能治手皸裂
歡迎的而且雅霜能治手皸裂
肌膚燥癢等病一日無此君了
尤其是不可一日無此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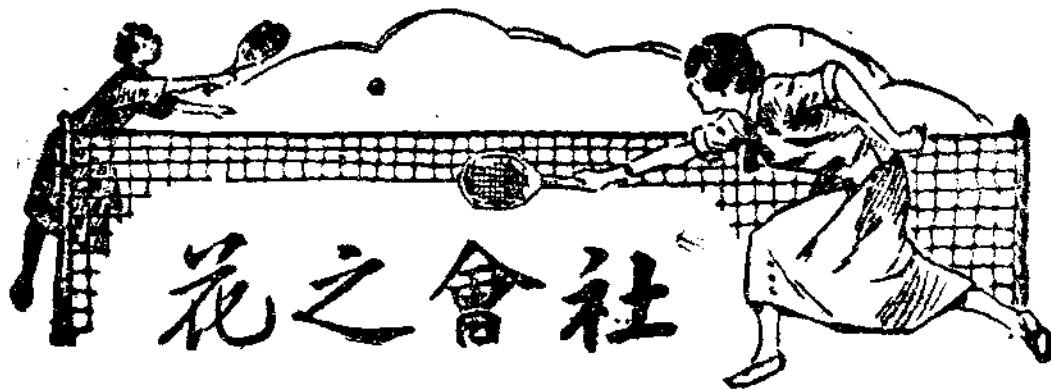


定價 二大號 三號 每瓶售洋五角半

新發明紅雅霜

功用和香氣同白
一樣嬌豔容光動人

上海棋盤街大陸藥房



花之會社

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關係政局之女伶碧雲霞小影

梅蘭芳最近時裝小影

吳王琴臺風景

杭穉英先生繪時裝仕女圖

黑蝴蝶……………卓呆

新年娛樂品之無敵牌譜……………天虛我生

紐約娼妓的生活……………倚虹韻琴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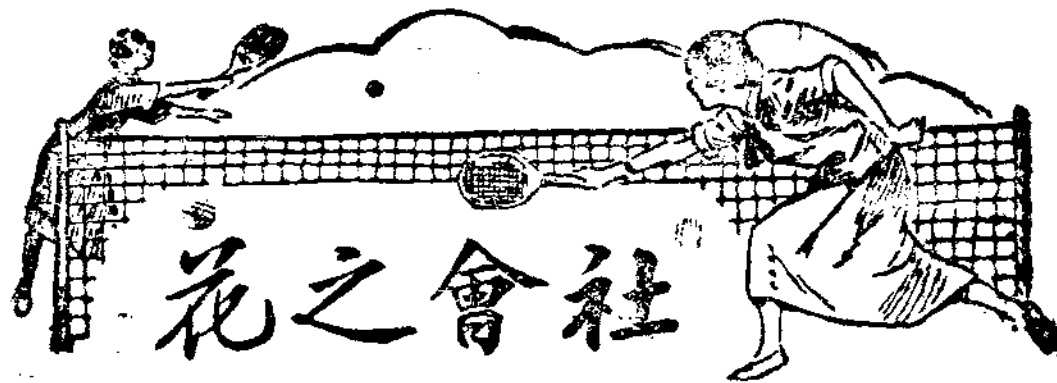
曲話鱗爪錄……………少卿

割愛記……………畢倚虹

變色談……………不肖生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鈍根

蟲肝錄……………小蝶



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快樂之神	杏如女士
最後的一個接吻	錢菊娥女士
詠鬪詩	建唐
一篇十九世紀的作品	陳飛
醉憨諧談	醉憨
浴堂中的社會學	張舍我 周善寶
小說名家徐哲身趣史	桃花潭主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年關竹枝詞	馬嘯雲
涓塵隨筆	鵬湖釣徒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趣詩	醉憨



編輯者言。老學着人家編輯室燈下的通套。一期期做下去。太沒有意思了。做的好。也不過落得人家說聲吹牛皮。做的不好。那不用說。準得挨讀者一頓臭罵——。咱們還是變個法兒罷。

近來各家雜誌。都有了理事編輯。他們看理事編輯的身分。簡直是編輯部裏頭打雜的。所以他們除聘請假頭等名家担任編輯名義之外。再花幾十塊錢。雇上許多三四大等角兒。充當抄寫奔走之役。可憐這幾位先生的姓名。就排印在本書的末頁編輯者某某之後。用很小的字擠着。狠不舒服。按老板的意思。是借此賣弄闊排場。大爺們有的是錢。甚麼大文豪小說家。都被他用錢收在門下當理事編輯咧。咳。他那裏曉得理事編輯。是編輯部中最有權力的職位。他不但可以指揮全部編輯者。遵照他的支配取去稿件。他並且可以主張筆政以外的一切事務。現在那些雜誌老板。把理事編輯的界說給弄錯了。也諒是知識欠缺的緣故。咱倒不必怪他。只可怪那些大文豪小說家。自己當了理事編輯的名義。却做了打雜的職務。還沒有明白過來。這就未免太難了。我敢說一句武斷話。雜誌界的添設理事編輯。諒全是學了禮拜六的樣兒。却不知禮拜六當時。本不願意分立名目。只爲了一段不得已的原因。禮拜六自一百零一期起。鈍根邀請瘦鵠合辦編輯。那麼禮拜六底頁上應具的編譯人姓名。當然是一百零一期起。不過那底頁並沒有請兩人親自起草。祇由印刷主任某君隨意去辦



編輯者言

。他硬把兩人的名字。寫做瘦鵝在前。鈍根在後。可是瘦鵝素性謙讓。他總以為論年齡資格。及禮拜六百期以前的成例。該讓鈍根居先。立逼着某君更改。鈍根知道了。那裏肯依。他以為瘦鵝文才比自己高。時望比自己大。該讓瘦鵝居先。又立逼着某君改回來。只弄得某君左右為難。瘦鵝和鈍根相持不下。後來還是鈍根想出一個調停辦法。分做了兩個名義。倒底瘦鵝讓鈍根居了理事編輯之名。鈍根讓瘦鵝占了第一行的位置。其實鈍根也並沒有自居理事。指揮編輯。瘦鵝也並沒有但願編輯。不兼理事。不過爲了這一張小小底頁排列位置的先後。倒累及了許多人誤解理事編輯的名義。也算是瘦鵝鈍根造了他了一些小孽。阿彌陀佛。

這一期本刊有天虛我生的無敵牌譜。這篇著作。最爲難得。你們想想。他那麼一個忙人。竟爲了社會之花的的要求。從百忙中偷閒做這鈎心鬥角的玩意兒。待老朋友太多情了。還有他令郎小蝶新著的蟲肝錄。很有價值。若能因此引起少年讀者討論正史的興味。也是好事。

蘇少卿劇學精深。唱幾句譯調。真夠味兒。他評起劇來。和那些一知半解的評劇名家。大不相同。諸君不信。且看這篇曲話鱗爪錄。就可以見其一斑了。

梁杏如女士。少年聰慧。志趣極高。所作小說。非庸俗淺陋拾人牙慧者可比。這篇快樂之神。就是很高的作品。讀者諸君。凡是贊賞他的。程度也就不淺了。

第四期新年特刊號預告

▲增加篇幅：展期十天

▲零購一角五分：預定照舊不加

本雜誌已出到第三期了。我們一方面只管出版，一方面便去徵求輿論，似乎十有九是表示滿意的。雖則是本雜誌確有過人的妙處，也可見諸位的法眼無私哩！我們自然要格外聚精會神，來培植這社會之花，好使諸位越看越愛呢。第三期之後，就是現已着手預備的新年特刊號，這特刊號的內容，篇幅也增多，本子也加厚，插畫也優美，名家著作也富麗，比第一期創刊號還要出色呢。不過時間湊得不巧，照規定前出版日子算來，剛剛是陰歷新年元旦，無論是印刷所，裝訂處，郵政局，照舊習慣都要停止工作。便是閱者諸君一到新年，也有相當的娛樂，或者少有看書的工夫哪。爲了那兩層原因，所以本雜誌也只能約略變通，展期至二月十五日（即陰歷正月十一日）出版。但這是由于例外的，此後仍照陽歷逢五出書，再不變通。

藝青社出版部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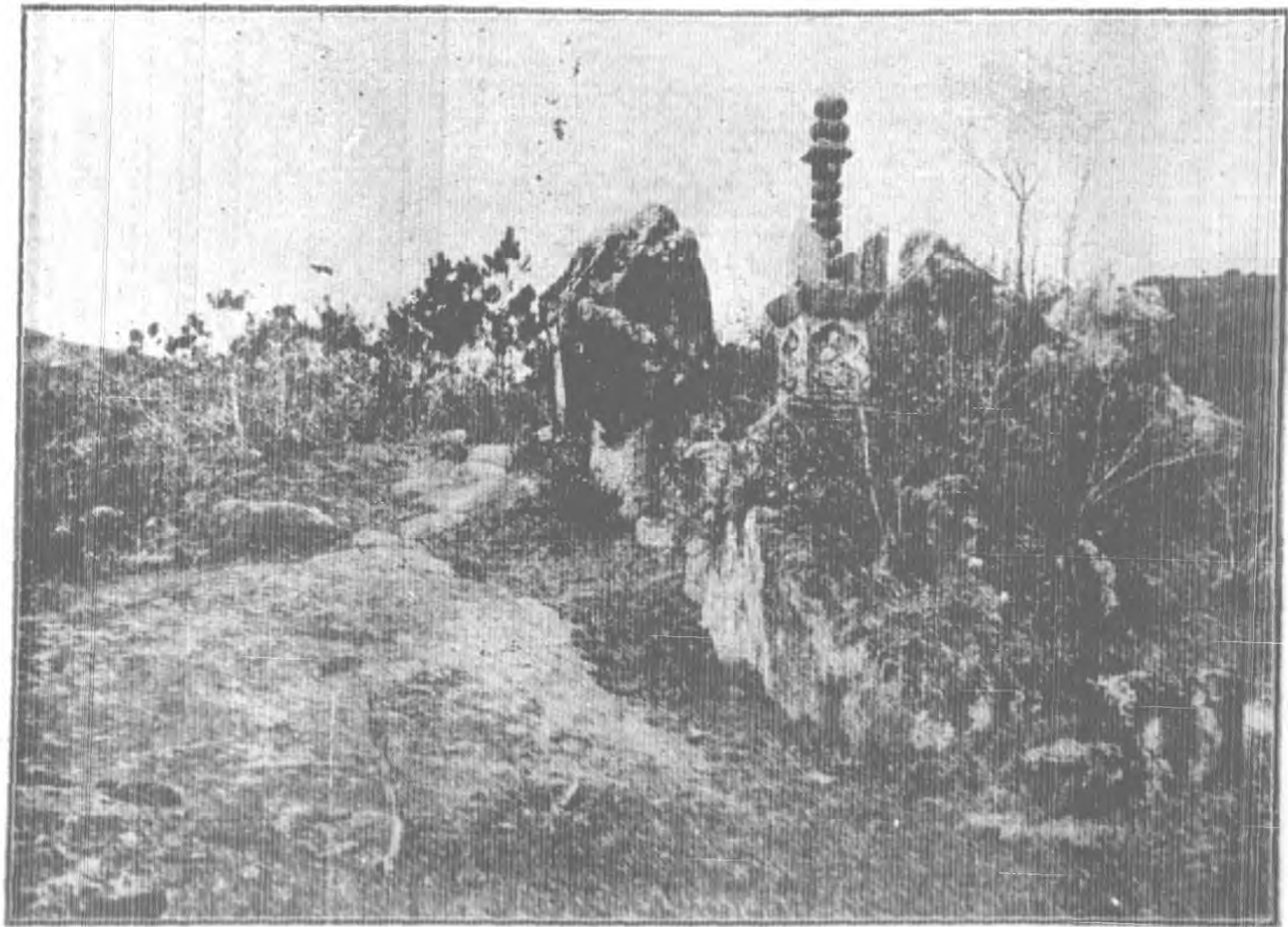
關係政局之女性伶碧雲霞小影



鈍 根 藏



梅蘭芳時裝小影



吳王琴臺



圖女仕裝時作生先英穉杭

黑蝴蝶



卓·
呆·

(一)

其時水的聲音很响。陸地方面。倒還寂靜。不過松林中時時有風聲罷了。這風聲也因着漸漸夜深。那相隔的時候。也長起來咧。同伴的江貢山。輕輕說道。這種樣子。明天說不定要下雨啊。我也低聲答道。這麼吹起南風來了。冷得多咧。我們二人正在近鐵路線。東面的松林中走着。忽然一陣火車的聲音。我卽道。現在過的。不是十二點三十分。的貨車麼。我以前曾充過某警署的刑事偵探。三年前。也是在這麼十二月中。有一個專在火車中竊盜的女賊。混名叫黑蝴蝶的。扮着某公館的姨太太。去盜了實業界有名人物某君的手提皮包。正被我發見了。要捕捉時。不料伊不管火車正在急行。竟跳下去咧。照職務講。我應當也有繼續跳下去的忠實與勇氣。然而我不能做

黑蝴蝶

到這也沒有什麼原因。無非一時躊躇罷了。我因此
 趁在未革職以前。自己辭退職務。此刻做一個私家
 偵探。當初伊跳下來。就是在這一帶地方啊。我此
 刻在這地上踏踏。覺得盡是軟沙。那女賊跳下來。自
 然不會受傷。很巧妙的逃去。我當時共打定主意。
 也跳下來。豈不好呢。現在悔已無及了。松林深處。忽
 然發光。并且回旋了二三次。這定是懷中電燈的暗
 號。江貫山輕輕說道。陳志泉君就是他啊。快去說罷。
 他便向發光處走去。我也默然跟着。黑暗的松林中。
 突然叫道。江貫山君麼。貫山回答說。不錯。我依着你的
 話。帶了一個助手來了。暗中的人說。辛苦了。今天
 的舉動。實在很重大。此人的聲音。似乎還年輕。可見
 此事。一言以蔽之。是荒謬。實在是從現代人的墮落。
 竟墮落到去做竊賊麼。實在今天接受了一種奇怪的
 囑托。演出喜劇來了。

(二)

現社會的頹敗、生活的太欠緊張上發生的。這不過暴露他的一部分罷了。有一位從交易所發財的叫管伯特。是個自己主義到極端的人。爲着利益。是絕對不顧他人的。因此成了巨萬之富。不料他的兒子智光。粗看看。像是絕頂聰明的人。其實是個低能的少年。單單低能。那倒還不妨。更有些狂的狀態。只是把金錢濫用着。那強慾無比的父親。遇到了兒子如此浪費。怎麼不驚。本來照他的財產講。却是每月用去這麼一萬光景。還不會傷元氣。那知僅僅每月用了一二千元。已經怒得將兒子驅逐了。然後把財產要傳給庶出的次子咧。這麼一來。智光更自暴自棄。負了二三萬的債。受着印子錢的重利。不久就變成

本利八九萬元。因此又盜了父親的圖章。再出來借不正當的錢。於是父親在表面上。又不能不把已驅逐的兒子治罪。不過一面雖怒如烈火。一面還只得擊來彌補。父親實在見這兒子怕極了。但是此乃自己只欲圖利不問家事的結果啊。子女的教育。全然沒有注意。只知黃金之力。輕視人格之光。欲滿足獸性。便行着蓄妾的惡德。破壞人道。不顧糟糠之妻。老妻本來是個無教育的婦人。雖反抗着丈夫的不品行。伊對於自己的一個兒子。又溺愛到極端。任性的。使他成長着。這智光打彈子的朋友。有一位江貢山。却是老太太很看得上眼的人。江貢山曾做了智光的密使。到這別墅中去嚇過老太太。說若是弄

不到三萬元。這一次少爺一定要吃官司了。老太太屢次設法替他料理過。然而此次又難不問。只得說現錢已完。首飾也都弄掉。一無法子可想。只有把家藏的古物。或者擊出去抵押一下。暫圖目前罷……

(三)

他們怕本宅在熱鬧之區。容易受火災。所以將家藏的寶物。在別墅中另行造了庫房。一齊運過來藏着。今夜盡行盜了出來。母親是知道的。兒子又做了引導。雖有竊賊形式。實際並沒有罪。不過良心上總說不過去。至於我呢。更是祕中之祕了。我朋友江貢山。却在夫人一面。我是受主人管伯特的囑託。時常偵探着他兒子智光的動靜。今夜的事情。我單不過做做江貢山的助手罷了。到明天。我便有報告給主

人的義務。此刻是一點也不能現出什麼動靜來的。智光道。東西雖很重。要你們快些運去纔是。說罷。他在前面先走。貢山與我。跟在後面。犬聲只管吠着。

向南面沙地上走了五六里。各處松林很多。在鐵路接近的某處。照見一家農家。前面走的智光。便到道後門口去輕輕叩門。裏頭似乎已經等候着。立刻有人來開。強烈的燈光。由裏頭射出來。一所草屋之中。黑沉沉的牆壁。竟點着一盞極大的保險燈。未免太不調和罷。若是說一個老婦在油盞旁紡紗。那還對些。此刻這照耀如同白晝的大保險燈。真像青年作家的歷史小說。總有些時代錯誤之感了。何況出來

迎接的。乃是一個極時髦的美人。我從職業的眼光看來。當然要生疑問。美人說。辛苦了。很重麼。智光把手中提的包袱。先放下來。美人就解着那包袱之結。其時我細看美人之面。怎麼不驚。實在是曾經見過的。像是黑蝴蝶。不過年齡未免太輕。黑蝴蝶是年紀近四十了。此刻只有二十一。難道是伊的女兒麼。妹子麼。然而伊是個著名的怪物。或者會化粧得這麼年輕也論不定啊。無論如何。我總可以得到些意外的副產物。因此我很暗暗喜歡。我雖這麼想。好在那疑問的女子。似乎沒有留心到我。也不獨是我。我連江貢山也沒在眼中。只是向智光談着。忽道。我準備着酒在此。你快些進來罷。其時江貢山已忍不住。說道。我們最好也聽一句這種話啊。美人笑道。你們何消說得。自然要一起進來喝的啊。美人很會做人。三個人放去了東西。到裏頭一間屋內。坐下休息。其中倒有一張不相應的外國桌子。一回兒搬出酒菜來了。再看看此外有什麼人麼。也瞧不見。這屋中只有這一個時髦美人。也是奇事啊。江貢山便介紹似的說道。志泉兄。這位。不久就要做管氏少奶奶了。人人都稱伊葉家三小姐的。我一想。江貢山不要一張嘴胡亂的把我也向美人介紹啊。如果說。此人以前在某署做過刑事偵探。現在是私家偵探了。把我已經忘掉的事重新喚醒。那還了得麼。我只得突然插嘴道。我一向是充小學教師的。後來墮落了。此

窮變成失業咧。如果有什麼事情。將來只管差喚價太疲乏。二來飲酒過度。陷入熟睡了。不過到明天醒了。美人笑着說。原來如此。看不出倒是一位小學校來的光景。便知道是吞了麻醉劑咧。我們睜開眼睛。先生難道教過了女學生什麼壞事麼。我覺得一瞬間內。已被我看破了。實在是黑蝴蝶笑的時候。臉上約在十點鐘。葉三小姐與智光已經不在這屋中了。無論何處。都可以找得出年齡上的皺紋了。這一點。黑蝴蝶一向的犯罪。是慣用那麻醉劑的。有時扮做貴婦人。有時妓女。有時女伶。千變萬化。裝扮得非常。憑你怎樣。變不掉咧。

(四)

這一夜。江貢山與我。一齊宿在這一家。我但記得管智光與葉三小姐是睡在隣室的。後來便糊糊塗塗。不曉得了。因為我睡夢中打算竊聽智光與三小姐談話的。這麼一來。不是可以曉得黑蝴蝶怎麼會到這裏來的麼。那知我人事不省似的睡着了。一來是聽說伊手下還有幾個女徒弟指揮着。不過近來是火車上查得很嚴。到底不敢猖獗了。江貢山叫道。志

康兄睡得好遲啊。我一看江貢山倒還留着。我便說：怪了。我們是上了當咧。那是黑蝴蝶啊。江貢山正色道：決沒有這種事。伊是很有身分的人家出身。一聽伊的談吐。便可以明白了。我忙說：不對。你莫非被伊買收了。貢山說：我那裏會如此。我道：那麼二人往那裏去了。貢山說：此事很易明白。是去消售那些寶物了。我又問：向那一方面去消售的。貢山說：那是我還不能知道咧。你的報酬。我倒拿了。不很多。且忍耐一下罷。將來再行報答你。貢山便給我一百元鈔票。這一來。算這一件事情結束了。但是我的事情。不能不就此開始。一想。在此多議論也無用。卽道：那麼我且散了。以後如果再有事情。不妨來找我啊。江貢山另

外有事。要乘往西的火車去。我算是乘往東的火車回去。所以先出來。出來的時候。在後門口瞥見一個老婦。明知不會那美人。一夜中變成老婦的。不去管伊。我走到松林處去。朝晨下過雨。現在暫時停着。怕又要下來罷。我暗想。且慢。那許多東西。一男一女。決計擊不動的。一定用車子運去無疑。晴天雖沙地上。看不出車痕。此刻下過了雨。地上已很清楚。一看。當真有車痕留着。跟着車痕走去。便是偵探學的初步啊。這明明是小孩子。像往火車站去的。當然當然。不問是往東或往西出發。那出發點。可以斷定總在火車站了。

那知很意外的車痕不是往火車站去的。是越過鐵軌。往大路上走的。奇了。再往那邊去一看。見又停止在一所有松樹很多的原野中。從這停止的地點看來。另外有摩托車的輪痕留着。我暗道。是用摩托車來搬運的。曉得了這一點。已足夠足夠。所去的地方。範圍很狹。消售古物的去路。是一查就查得出的。於是我便乘火車回去。先打電話到託我的管伯特家中。求他會見。那知恰巧有客。也沒來聽電話。叫我下午四點鐘前。到○○公司總理室去面談。我依着時刻。趕到○○公司。在電梯口等着。旁邊還有三四人。一回兒上面裝滿了客人下來咧。拉開鐵柵門。客人走出來。我們換進去。開車的便關好柵門。其時僅若一秒鐘。有一位貴婦人。來不及踏進來了。這婦人穿着洋裝。臉上有紗遮着。我覺得似乎神氣很像是黑蝴蝶。但也來不及細看。電梯已直達到頂上第六層。再要回到第五層時。便走普通的樓梯罷。所以我走出電梯來。暗道。伊又變了麼。那裏去了呢。伊瞧見我先行乘着麼。我暫時立定了。亂想一下。覺得無甚意思。便繞過來。由走廊中到第五層南端的總理室去。第二次電梯上來的二三人。已經在走廊中走着咧。一看。那洋裝婦人也在內。我急忙走到伊旁邊。伊也等候着。先開口道。你是訪管先生麼。我被伊先問了這一句。怎麼不驚。從這種口氣看來。可見得是黑蝴蝶了。我便很強硬的說道。自然。伊忽而變成憂慮的

態度說道。可否請你緩一緩。我特地懇求你看伊的神色。似乎很真摯。我便道。我沒有什麼。是另外的事。伊就說。撒謊。我是什麼也知道的。你不是有一次在火車上要捉過我的麼。我答道。那時是我失敗了。然而此刻並沒有什麼。與你的事情毫無關係。女的搖頭道。你還做着私家偵探啊。我笑着說。你昨夜不是還沒有覺得麼。伊說。我不過裝做不覺得。使你放心着。便可以下藥。我說。我原以為如此。伊又道。總之。我有話和你談。請你把管先生面前真的報告。延後一天如何。我很感激你的。我就問。延後了一天。你打算怎樣。伊道。今夜我可以把一切詳情。盡行講給你聽。然後受你的裁判。你要我無論怎樣。都可以。總之現

在要暫緩今夜我說了出來。你若不贊成。明天再行報告。也未必遲啊。我想。其中難道有什麼深的有趣關係麼。即答道。既如此。且在管先生面前暫時敷衍罷。伊又再三說。一定要請你這麼辦。我再問。那麼今夜與你在那裏會面。伊說。我此刻在下面等着。我暗忖。管老先生囑托我的事。伊怎麼會曉得的呢。或者是一向什麼也不曉得。只知道我是私家偵探。此刻偶然在這裏一撞見我。便明白我與管公有關係麼。那麼伊到這公司中。是找誰來的呢。我不能不想啊。但是今夜一談。定能知道了。我便離了黑蝴蝶。走到總理室內。那傲慢不遜的管伯特。正坐在那裏。其事四點已過五分。他很不高興的說道。如何。那逆子又

做了什麼事情了麼。我吞吞吐吐說道。有是有一點。還沒有具體化咧。伯特道。那麼你來報告什麼呢。我一想。有碼有的。不過剛纔與人約定。要延期一天了。我一時回答不出。只得說道。先生難道當我放棄責任麼。伯特說。你可是又要要求支些費用。我忙搖頭道。沒有這種事。伯特笑着說。好在今天本來我有

資本出來。到後來弄得乾乾淨淨。互相欺騙。便致雙方失敗。這婦人非別。乃是著名的女騙子黑蝴蝶。大約是爲着這失敗。最近又打電話來嚇我。說不久就要來復仇。此事你看怎麼辦。我一聽。覺得複雜極了。一定後來非常有趣。自然立刻担任下來。

(六)

事要找。這是另一問題啊。管伯特的態度。頓時軟化。他要託我的新事件。是什麼呢。他說。此事說出來很難爲情。實因正受着一個的脅迫。乃前年有一夜。在火車中。認得了一位富家的寡婦。二人便中途下車。此人有些財產。要與我合夥做生意。我自然想利用伊的資本。不料結果我反大吃其虧。二人都擊了

○公司的門口。洋裝的黑蝴蝶。乘在摩托車上等着。我一上車。即行開駛。趕到一家旅館中。大約伊先打電話來定好了房間了。二人便入一間電燈明亮的房中。伊啓口道。要去洗洗澡。休息一下麼。我也不穿洋服了。身上太受束縛。那裏可以細談。伊這種樣子。真像了一個賣淫婦了。我便說。你可以如此麼。被

管家的兒子一曉得那就不得了。伊笑道：今夜儘不妨。伊那種嬌豔狀態，竟足以迷死人。因為有這一點本領，所以至今還做着那種迷人的職業。我心頭一壁警戒，一壁幾乎被伊吸去了。二人浴罷，便弄了酒菜來對飲。任意的談笑，那裏看得出是個近四十歲的女賊呢。其時我乘着還沒有喝醉，便催促道：我們約定的話，可以談了。先從你出身講起。老實說，就是口供。伊卽道：若要從出身講起，那是今夜到底講不完的。還是簡單些。我父親的事，應當要講。否則說話太沒有系統了。於是伊講了。原來黑蝴蝶的父親，從前也是一個有些名氣的實業家。後來失敗了。末路非常悲慘。這失敗的原因中，最大的，便是中了管伯

特的奸計，失去了商機。在光後那一年，正是黑蝴蝶的父親與管伯特二人成功失敗的分歧點。伊講到這裏，又說：因此我真很恨管伯特。我忙問道：怎麼你又與管伯特有了關係呢。我便老老實實說了。伊道：那裏有什麼關係。真是笑話。他是我父親的敵人。啊，他這麼說過的麼。我答道：雖沒有赤裸裸的發表。……伊道：這是在某程度以下，却誘惑過的。式再問道：你用電話向他脅迫，說要復仇。當真麼。伊答道：真的。但是他並不曉得我是爲父報仇。我就說：當真他不曉得。只知道是合夥上虧了本，怨恨他咧。伊點頭說：不錯。我是你看見的。把他兒子在手心中說着啊。我點頭稱是。伊又說：寶物也被我運了出來了。賣去

他的事情。今夜一夜可以辦成。我是用一個無論怎樣不會破秘密的方法。送往某處去了。我恍然道。所以你止住我。今天報告昨夜的事麼。伊說對的。今夜一夜工夫。我已把我父親的仇報過了。事情確是惡事。不過陳先生。要請你袖手。我總不忘你的恩的。我對黑蝴蝶看時。到底不像是假的。淚珠滾滾的下來。我便問道。那麼你以為寶物一賣去。就算復仇完成了麼。黑蝴蝶說。同時另有一個驚嚇管氏夫婦二人的事。那你就會曉得的。現在還是不要提他。我們好好的樂一回罷。我暗想。管伯特這人。向來極端的利己主義。在物質慾之前。連什麼大事也不在眼中。慈悲之念。或是博愛之心。真是絲毫沒有的。向這

種人復仇。我也很覺痛快。潛着法網。專做惡事。立在社會上。裝得很體面的人。一定會受自然制裁。黑蝴蝶的復仇。可否算得自然制裁。那是另一問題。我此刻雖是一個私家偵探。也只得不得負捕捉這著名女賊的責任。除聽其自然外。沒有他法了。後來我的朋友們。都嘲笑我道。你也受着黑蝴蝶的玩弄了。然而我確是在同情下。成就伊的希望。

管氏家藏的寶物。不知售往何處。事隔多年。至今歸不能曉得。不但如此。管智光不久就失蹤。黑蝴蝶也從此躲隱着。不出來了。有人說。在南洋遇見一個形似黑蝴蝶的人。這也不過單單是消息罷了。管家後來庶出的次子也病死。伯特患了胃癌。這自然是

死症未死之前。他常常掛念兒子智光。說道。他雖愚
 笨。也是我的兒子啊。我很想把財產讓了給他才死。
 伯特一天一天發狂似的思念兒子。登廣告咧。定賞
 格咧。雖一味搜索。至死也沒瞧見兒子智光的面。我
 的職業也移轉到去研究文學咧。只因自己曉得做
 偵探家有缺點啊。不過重了人情。偵探却容易失敗。
 這種小說資料。倒得了不少。

四大秘史

海上新婦女現形記

洋裝四冊
定價兩元

閨媛現形記

專記海上官門巨第閨媛婦女之放任行為。事實風
 流。情節詭異。穢德穢行。揭露無遺。

姬妾現形記

鏡太太之新鮮怪劇。時有所聞。本編所記。莫不
 窮形盡相。逸趣橫生。

坤伶現形記

風流子弟。大都喜狎坤伶。個中秘史。可羨可笑
 。用筆既極矯詭。穿指更爲熱鬧。

娼妓現形記

海上娼妓惑人之手段。亦高人一等。本編將個中
 隱秘。洩漏無遺。可爲花界之照妖鏡。

◀ 中外書局出版 ▶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舉 國 歡 迎



價 廉 物 美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公 司

無敵牌



新年娛樂品

無敵牌譜

天生我虛天

正牌

新年娛樂。每以賭博為消遣。徒耗心思腦力。其作俑者可謂萬世罪人。願又不能完全禁止。則惟因勢利導。使用心思腦力於有裨學問之途。庶乎有豸。爰擬選韻若干。製成詩牌。其式如圖。都一百四十葉。凡平聲六十字。仄聲六十字。平仄通用二十字。每字一牌。標明四聲。及其韻目。附註切音。并錄摘句。則於兒童可當方字用。教以識字辨韻及造句協律之法。收效甚易。僕嘗購取空白名片。試製一組。與兒輩行之。得句頗似溫李。隣女本不能詩。從游三日。亦居然能練句矣。茲舉其牌式如左。

摘句	東	
	一東	徒龍切
	平聲	

美盡東南(陸王閣序)
 東風齊着力(詞牌)
 東園載酒西園醉(陸放翁詩)
 落花時節過江東(嚴泉詩)

正牌凡平韻六十字。仄韻六十字。均如上式。惟摘句中應嵌一詞牌。庶可作詞牌用。例如填詞分韻。但拈一牌即得。又必嵌一花字或酒字。則可作酒器用矣。

花牌

摘句		中		中	
去聲	一送	平聲	一東	陟隆切	
壺中天(詞牌)				陟仲切	
天氣養花人中酒(陳栩園詩)					

花牌凡平仄通用字二十。摘句無合例者則自撰之。必含花字酒字於中。

除上列正牌花牌共一百四十頁外。得加白牌八頁或十頁。如左。

白牌

摘句		平仄	任作何字但以左列摘句中所有者為限
白雪(詞牌)		不拘	
白也詩無敵(唐詩)			
李白斗酒詩百篇(杜甫詩)			
滿樓明月梨花白(溫庭筠詩)			

牌式同上。惟白字詞牌不多。則以雪字霜字玉字或無字代之。如雪獅兒。霜葉飛。玉交枝。無愁可解等。

關牌之法。變化甚夥。雅俗分途。婦孺共曉。惟作詩牌用。實爲正當。東坡所謂「白戰不許持寸鐵。」頗堪移贈於此。惟予則取「白也詩無敵」之意。擬卽名之曰「無敵牌」。茲更舉其關牌之法於后。

一。授牌與撲克同。每人十三張。當莊者十四張。

二。凡以十四字湊成七言詩二句者。賀。其層臺累進之公式如左。

兩句祇押一韻者爲獨立格。各賀十注。卽平臺。（俗稱平賀）

兩句凡押兩韻者爲人字格。各賀二十注。卽一臺。

兩句成對押一韻者爲鴛鴦格。各賀四十注。卽兩臺。

兩句成對押兩韻相叶者爲雙鴛格。各賀八十注。卽三臺。

三。換牌與麻雀同。例曰吃。曰碰。惟吃進者祇須暗吃。仍可吐出。與自己拈得者同。若係碰牌。則須明碰。不得再行更換。其例如左。

A. 自己得兩字或三字連貫。見有任何一家所放之牌。堪以取用。卽得碰來。惟如上家先碰。應讓上家。
B. 如得四字連貫。碰進一牌。得成五言一句者。上家不得佔先。

四。賀牌須公評認可。如有失粘或強湊者。得不承認。仍令收進改作。或竟攤放桌上。候取相當之字成和。則得倍賀。

五。不得賀者。如有已成五言兩句。或六言兩聯。或七言一句者。除和家外。得向別家取賀。其算式如左。

已成七言一句者爲單句。各賀兩注。

已成五言兩句者爲一順。各賀四注。

已成五言一聯者爲對子。各賀八注。

已成六言一聯者爲全對。各賀十六注。

六。凡散家所有應得之賀注。得與應賀別人之注相抵。與麻雀例同。

七。當莊自東位起。順次一週爲一圈。莊家和者得連莊。並得規定莊家倍注之例。

八。凡和家所得賀注。至少應提出十分之一爲公注。另存一處。每次所成詩句。應由和家記錄。局終以投票法推定甲乙。每人兩票。各書所賞之句。揭曉以得票最多數者取公注十之五。次多數者取公注十之三。

又次多數者取公注十之二。票數同者均分之。

右爲詩牌之正式用法。尙有別法數種附后。

一。凡不諳平仄不識字義者。但識數目字。亦卽可以鬪牌。其例如左。

1. 分牌掉牌與撲克例同。各取五張或十張。
2. 成牌以數目挨順爲順子。若係同是平聲。或同是上聲。爲同花順子。
3. 凡有兩張同一數目者。得成配。三張四張同數者尤佳。
4. 凡平仄通用之字。外加花邊者。可作花牌用。其等級以平上去爲三等。入聲可作平聲用。

右爲撲克牌之用法。但有空白十張。應行剔除。

二。凡粗知字義稍識平仄者。可仿接龍之法如左。

1. 分牌各十張。坐東位者出牌。
2. 接牌以字義相連成句。或五言。或七言均可。接不上者跪。
3. 接牌祇許兩頭接上。不許中間嵌入。如有接字平仄不諧。妨礙全體者。得由多數人之同意。令其換過。但須臨時糾正。不得於事後提出異議。

右爲骨牌之用法。

三。凡能對課者。可以各自造句爲偶。其法如左。

1. 分牌各十四張。坐東位者出牌。每一張一出。

2. 對牌以能對之字排列於其旁。卽自出一字。連續其義。令下家對上。不能對者。跪。讓其下家去對。

3. 已跪之牌。遇有可對時。仍可起而應對。

4. 每局以成七言詩一聯。或兩聯爲終局。跪多者輸。不成一聯時。得連局統計。

右爲對句練習用法。

四。能填詞者。可先定一詞牌。例如江南好爲二十九字。則各拈二十九張。如上列鬪詩牌之法行之。

五。獨坐無聊。以資破悶時。亦可一人拈牌造句。或詩或詞。均極有味。如填百令。則可明檢。不必暗換。

六。全牌原定一百四十張。外加空白十張。得此者。任作何字均可。但不得與手中及桌上已有之字相重。如作疊字用。則得倍賀。例如嬌嬌嬈嬈。其第二字均得以白牌代之。

七。本品亦可仿天九之法。吊取別人之牌。例如各派十張。首先出牌者。任出二字一聯。或三字一聯。或四字

五字。多至七字均可。以能對偶工穩者勝。不能對者。照配張數。不論字義。次由得勝者出牌。以最後得勝者爲贏。

八。如照上法。以別家配牌。由勝取得而爲己有。則勝者之牌愈多。併得以配進之牌配出。最後以中有一人至無敵牌可配時爲終局。得牌最多者勝。

九。凡有爭執不服評定時。除本人外。以多數決之。如果不公。則任取一牌。數其筆畫。由爭執之人數起。數至未了之一人。卽以其人之主張爲定。此本聖人卜以決疑之義。

十。除上述外。融會貫通。旁生側引。其變化正無窮盡。其成章必斐然可觀。願革賭博之風。變而爲此。或亦改良社會之一助也。

附錄成績格式

疎柳空江雁影斜。入秋蘆絮亂開花。

右爲人字格。次局限續二句。或獨立格。或鴛鴦格。得倍賀。

霜華一夜明如月。疑在銀河玉女家。

無敵牌譜

無敵牌譜

右為獨立格。適成七絕一首。同得倍賀。

一夜海潮皎淚冷。十年情夢馬纓開。

右為鴛鴦格。與前不相連屬。故為斷句。待續。

紅爐活火試新醅。白屋繁霜見蠟梅。

右為雙鴛格。加於前得斷句之上。適成七絕一首。倍賀。得各三百二十注。

月明柳絮娟娟好。風卷蘆花點點來。

右仍雙鴛格。疊字係白牌。與前連貫全韻。得成七律。故得兩倍賀。六百四十注。

玉枕銀屏清睡足。錯疑身在露華臺。

右仍獨立格。合前適成咏雪詩一首。得賀三百二十注。



杯。喝的都是皮酒。著者曾到一家住家妓女去調查。見有狎客數人在那裏一榻橫陳。狂吸鴉片。還有一家。連妓女也都吸的。聽說每天非五六塊錢不能過癮。

有幾發處秘密窟內。妓女不常在裏邊的。搗婦見有客至。即用電話召之使來。所以驟然視之。決不能辨其爲妓院。有好些多遠地來紐約餬口的少年。孤身隻影。不耐久曠。便到這種地方去度宿幾宵。且可秘密喝幾瓶酒。安適遠勝妓院。搗婦見有客至。必拿出一大本畫冊。內中都是姑娘的照片。經狎客揀中那個後。便立刻打電話去喚來。搗婦結識這種女人的方法。是到餐館劇場或商店等處去勾引來的。這種婦女。爲了生計問題。再加上搗婦的百般引誘。所以十之七八。沒有不墮她術中的。此外搗婦尙有一法專以羅致婦女爲娼的。就在外埠各報。登了招請女侍者的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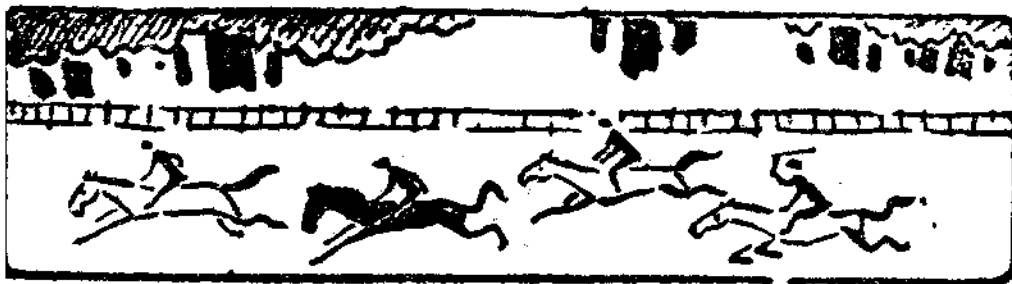




紐約娼妓的生活

說紐約現有某餐館或旅館招請女侍者。每星期工資五六元不等。於是一般小家碧玉。見了這張告白。都紛紛到紐約來應招。於是搗婦獻其誘騙手段。導以利害。而冰清玉潔的女子。也就由此墮落了。著者曾在一家秘密窟裏遇見一個女子。名突愛爾。一年前她有個情人。在一家船廠裏當寫字。每星期祇有十二塊錢的薪俸。愛爾並不厭他所入微細。除日間在某公司裏執役外。晚上就作神女生涯。希冀多獲些錢。可早與伊情人結婚。但是她和姑母全住的。姑母管理很嚴。所以每到十點鐘後。必要歸家就寢。這個女子。年紀還祇有十八歲呢。

妓院和在家妓女。他們裏邊的一切佈置。恰和商店一般。所以沒有爭風毆鬥等事發生。因為一鬧了什麼亂子。他們定要受巨大的損失了。因此這種地方。除了傳染梅毒以外。其他沒有什麼為害





社會的。其中不正當的客棧。爲害最烈。藏垢納污爭風傷命等事。時有所聞。紐約當道對於這種旅館。徵收取得很多的。判罰也是很重的。然而若輩仍毫無所顧忌。綜計紐約一處地方。這種客寓。至少在一萬家以上。地方各法團雖竭力反對。然而終難遏止。這種旅館。往往容留妓女。秘密賣淫。甚致一個女人。一夜供給兩個男子的住宿。或是一間房間。一夜裏連供數人在裏邊作那不正當的舉動。據衛生會裏一個女調查員報告。有二十五家旅館。任憑妓女在寓客房間裏出入。名爲旅館。實和娼寮一般。有幾種旅館定例。不許一個妓女佔據一個房間到二十四小時之久。倘在日間用了。到了晚上定須讓他與人。這樣一來。他的營業。更形發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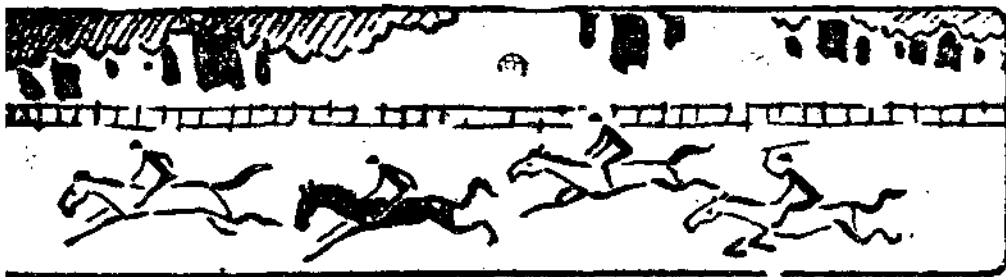
這種旅館的內容。骯髒醜陋。人家的汽車房還要比他乾淨一些。





每間房間。祇隔得一層薄板。雖講得極輕的話。隔房也能聽得見。盥漱所和廁所都在房間內。臭氣四溢。幾欲令人作嘔。四季窗戶嚴閉。好在這許多寓客。都是爲着狎邪而來。衛生之合宜與否。全不注意。一宵卽去。並沒有久居之意。有年紐約警察長奉了檢察官之命。將這種不道德的旅館。勒閉了好幾家。後來這般旅館主人。復變相開了幾家酒排間。屋之後層。仍設了臥室。容留妓女在那裏賣淫。倘然妓女偶然在途拉客。被警探捉了去。那旅館主人遂代她繳付罰金。不過這筆銀錢。等到妓女放了出來後。仍要償還的。

一個妓女租定一家旅館後。不能再帶狎客到別家旅館去。因爲這般旅館主人。都是暴徒出身。誰都不怕的。那些妓女受他要挾後。祇得悉聽他吩咐了。房間費沒有定價的。視妓女所得而均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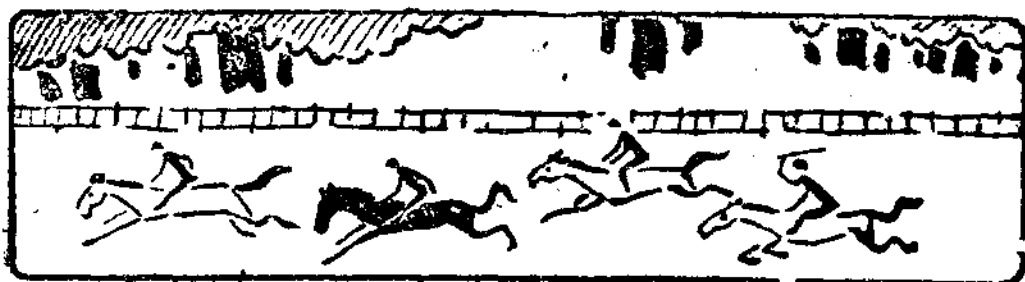




。譬如狎客給了妓女兩塊錢。必須和旅館主人均分。各得一元。多則以此類推。倘然狎客吃酒。那麼妓女可在酒錢中抽取百分之十或二十五之佣金。這樣一來。可鼓勵妓女慫恿狎客喝酒了。有幾家旅館。專門僱了書記。替妓女核算佣金的。

這種旅館裏的狎妓大都是兼做竊賊的。等你一覺醒來。身上所用的。早已不翼而飛。去向旅館責問。他們當然不肯承認的。這種旅館對於初到紐約的少年男女。尤覺危險。記會有個妙齡女郎。從內地到紐約來謀事的。因欲貪圖節省經費起見。就住在一家小客棧裏。不料被暴徒瞧見了。欺她孤弱無能。就到深夜排闥而入。將她奸污而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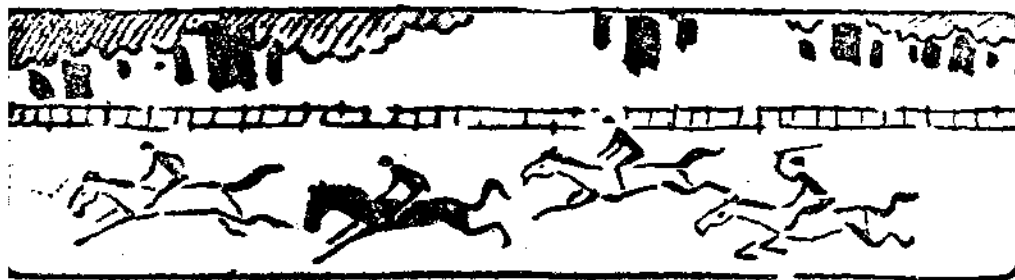
紐約引誘少年入邪的共有二途。一直接的。一間接的。直接的。是酒排間音樂會裸體跳舞會等。間接的像公眾跳舞場戲館游藝場





和白相船等。這種公共娛樂場所的主人。對於社會上男女的嗜好起見。不得不作不正當行爲。來迎合他們心理。他的營業也就由此蒸蒸日上。勞斯白西博士嘗說。酒排間專以婦女引人入內。藉以獲利。跳舞場專以淫蕩的跳舞。引誘青年男女入內。又故意延長休息時間。使他們得以秘密交談。他如白相船，影戲館，劇場，音樂場等。都含淫蕩之意。以鼓少年男女的慾興爲旨。總而言之。這種地方。都是使人墮落的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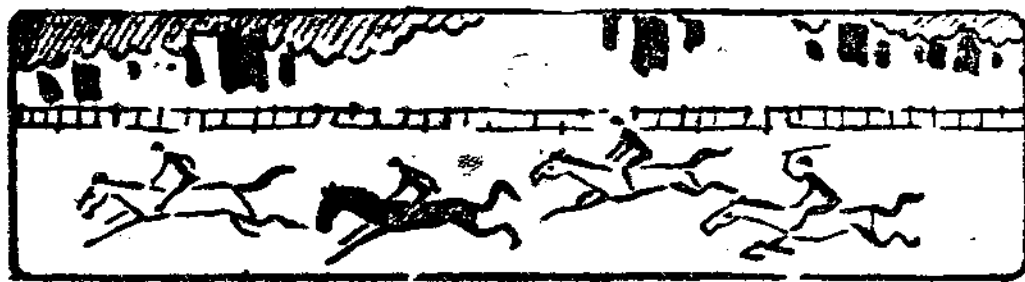
酒排間的內容。是最算腐敗的。男女公然講那淫言穢語。毫不爲怪。妓女在內沒有房間。可任意拉客入內作那不道德事。傍人見之。也毫不爲意。近年美國雖嚴行禁酒。這種酒排間雖改了小餐館的牌號。然而暗地仍是賣酒。據紐約警察廳的報告。一九一三年。麥漢登一處。共發了四千五百八十二張執照。著者曾實地調





查了三百零八家酒排間。見有七百六十五個妓女。在那裏賣淫。這種地方。白種人和其他種人作那不道德事。毫不拒絕的。這種酒排間。以第三愛文義街爲最多。樓之下層作餐間。樓上卽作爲客寓。換言之。卽改頭換面的妓院耳。後來卽擺了幾張小棹。供他們秘密喝酒之用。有幾家是寬廠而狠考究的。有的是污穢狹窄得不能立足的。當這種酒排間的經理人。是要精明而且是暴徒出身的方能合格。因爲裏邊往來的一般僱客。大都是下流社會人。暴橫恣戾。必要一個能壓制這般僱客的爲經理。那營業方面不致有所損失。

酒排間和妓女。是相依爲活的。倘然妓女沒有拉客進來。他的酒菜。就無處消賣了。因此經理對待妓女的條件。是訂得很嚴的。一個妓女。不能奪同一酒排間妓女的狎客。凡接得狎客後。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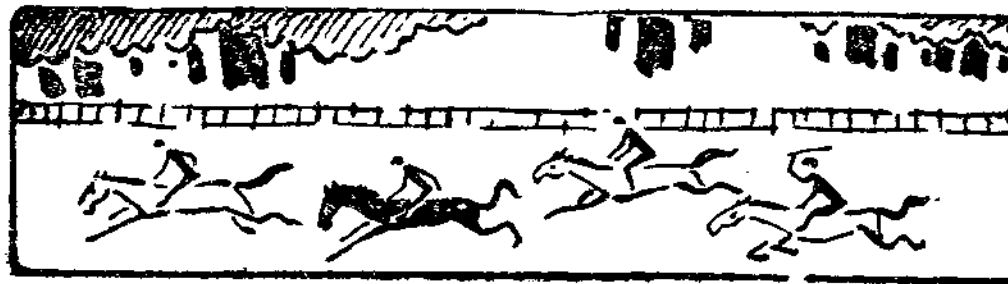


要先勸他喝酒。倘然狎客拒絕不飲。那妓女必要遭經理辱罵。責她無力消酒。幾次以後。就要被逐外出了。飲酒間的傍邊。陳了幾種樂器。就算音樂廳了。妓女見客飲了酒。她就歌舞着獻媚給狎客看。然而這種淫蕩狠態。真欲令人魂蕩心移。跳舞畢後。就要牽拉狎客到她臥室去了。這種妓女。大也都兼做梁上君子的。有的和竊賊通同一氣的。等到狎客醉了熟睡以後。她便輕輕地放了偷兒進來。將他身上所有的。統統偷了去。等到明天發覺了。妓女見客好欺的。還要撒嬌撒嗔要求客人賠還她的飾物。兩面收利。狎客見她可憐。非但自己的失去了不追究。還要拿了錢來。償還她呢。其實她一毛都沒有失掉。完全是軟哄硬騙的一種詐術。還有見狎客不像富有的。便將他所有的統統拿了去。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曠了幾個人。將他拋在街頭巷尾間。等到醒了後。





他那裏還記得昨晚的情況。還當自己喝醉了酒。倒在地上呢。不過這種妓女。有時也常被竊賊侮辱的。他們一沒了錢。無機可偷時候。便要向她來糾纏了。著者曾到一家酒排間裏去秘密調查。見有一個年可二十歲的妓女來接待我。並慫恿我喝酒。後來我給她十元鈔票一紙。她剛才接到手裏。斜刺裏突然跑出一個歪戴便帽的男子。將她背後猛力一推。便將鈔票攫奪而奔。我當作是盜。正要趕出去捉他。那妓女哭傷着臉連忙將我攔住了說道。請你饒了他罷。這人並不是盜賊。乃我相識的。現在因為窮了。他向我借錢不遂。所以就搶了逃走。看她的意思。是想我重給她的。然而被我駁詰了幾句。她始閉口無言。曉得我是個不易上鈎的。紐約有好許多公共娛樂場所。不但引誘男女趨入邪途。並且還要替娼妓拉攏生意。辦這種游藝場的人。他曉得社會上人大都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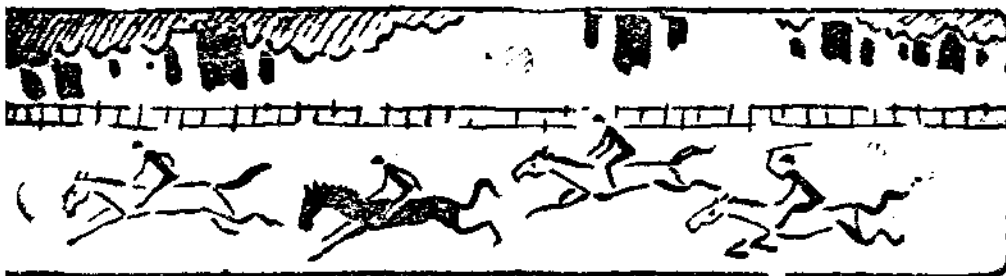




紐約娼妓的生活

淫靡的。那麼要使營業發達。除了場內演唱淫劇和不規則的跳舞外。非與妓女合作不可。這種場所像餐館，游泳池，糖果店，理髮所，香烟店，燕子窠等都包括在內。外表看起來。都是正式商店。那裏會曉得裏邊是藏垢納污的所在呢。店裏辦事人員。一天到晚談的都是怎樣去招請年輕貌美的妓女。怎樣分配餘利。你倘然專誠去買物。他對你看了幾下。有氣無力的授給了你。你倘然再問問他別的貨物。他終回答你沒有。有時簡直睬都不睬的跑了開去。這種店鋪樓上。除了賣淫，賣酒以外。尚有輪盤賭。撲克，曲混丹混（即一點）和出賣嗎啡等物。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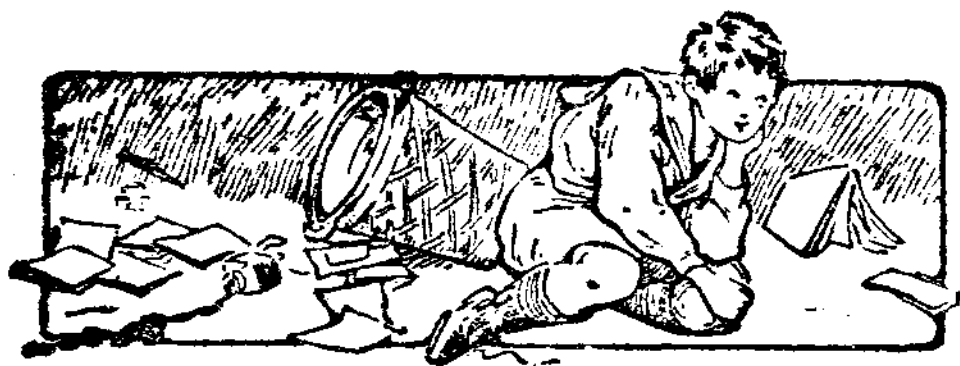
曲話鱗爪錄

少卿

昨在荀慧生處。遇大曲師曹心泉先生。慧生有志於崑曲。禮聘師事之。北派之魯殿靈光也。友人倪君子喬。知余頗好學曲。特爲介紹一談。所言多中肯。淵博極矣。社會之花索稿。余無以應。遂將問答之言。筆之於書。亦使同好知北派曲。猶有碩果存也。

余問北派曲有若何之變化否。

先生曰。有之。四大徽班之入京。在乾隆承平之際。其時皆崑劇。無亂彈也。內庭傳戲。高宗親點小宴一齣。四班合選上駟扮演。台簾乍啓。應歌天淡雲閒之句。時高宗立台前。迫而觀之。角色以天顏咫尺。惶懼萬狀。低首歌之一句未終。遽爲高宗揮下。後台相視。不知所云。而旨下催復演。乃易二人上場。唱者如前。被揮亦如之。時有黠者窺知上意。另囑二人復出。盡情高唱。旁若無人。乃得上賞。蓋高宗知音。注意曲情。天淡雲閒之句。皆仰觀天上雲雁所云。而彼幾低首兩目視地唱之。故被揮也。自此四班私議。僉以皇帝知音。忽略將獲罪。遂各請名師。研精剔微。聲調字眼。乃日以進。夫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北派曲之進



曲話鱗爪錄

先。非。偶。然。也。

脚按。嘗聞曲有苑派之說。蓋清以滿族入關。用洪武韻之南崑。必有因不入耳而改更者。日積月累。卒成適於內庭之一派。所謂苑派也歟。今聞曹先生之言。可爲苑派曲之一談助矣。

問京師近演崑弋之榮慶班。其源流得聞歟。

先生曰。其詳不知也。約言之。咸豐時亂。彈漸盛。崑曲式微。及丁國孝律禁聲歌。有某崑劇班。流落鄉僻。唱草台糊口。後至高陽玉田等處。遇富人某。頗好風雅。欲保存中正之音。乃供給困乏。并出資招童子坐科。教習年餘。主人催促登台。教師不可。謂腔尙不精。稍遲。又相催。教師謂白口尙未安排。主人不耐。謂卽以土音爲白可也。遂勉強登之。氍毹。故今之榮慶班中。白口仍京音。且雜鄉音。然幸有此傳。不然絕矣。先生又云。名淨何九。曲固佳。然有高腔味。因其曾授業於高弋。混合班也。卽引唱其嫁妹。破傘孤燈爲證。果然。

卿昔遊京時。聽榮慶社之崑弋者。殆二年。復與其班中人常晤談。知高陽及玉田又



分兩派積不相能韓世昌等爲高陽派白玉田爲玉田派白初搭榮慶卒被排軋而去崑班之留於野者初非一班歟

問皮簧之用雙笛究在何時

先生曰皮簧之用雙笛同治年猶然尙得親眼見之皮簧之笛最難吹和善此者首推田與旺當時用曲牌頗夥惜皆亡矣現台上所用者不及十之一尤有一事爲今所不能者場面所用之牌子一日戲中不許重複如彼本領每日只得數百文今之場面以庸才而賺多金當有愧色也

問舊日鑼鼓聲調如何

先生喟然曰今日鑼鼓聲之高直震耳欲聾舊日最講用汪字鑼工字鼓其聲淵然令人聞之靜穆蓋中聲也此關於政治人心者至大聞鑼鼓之高尖便見人心之不平吾焉得復聞當年敦厚之音乎

卿按先生此論直得樂道今不惟鑼鼓聲高欲裂人耳卽簫笛之調亦日加高聲不



曲話鱗爪錄

四

入律。所謂姦聲也。國家不設正樂機關管理之。任其自由生滅。則姦聲日作。人心尙可問乎。然三十年中。國家斷無制禮正樂之暇。則正樂之事。端在知樂君子矣。

先生又曰。行家要唱三頭。曰賣頭。曰務頭。曰斷頭。三者均不在譜法中。存乎神明者也。賣頭者於曲中某處關要之點。特別運力用嗓。出一腔以驚人。不守譜中尺寸也。務頭者於曲中合用某種曲情時。即以特種音節爲之。以宣洩曲情。使淋漓暢快。聽者潛志。然非花腔也。斷頭者。卽收頭。曲將終。以法則煞住也。先生并各舉唱例。伸明。茲不備載。

卿按。賣頭斷頭之說。聞所未聞。先生之論。確爲行家生活。惟務頭之說。嘗聞長洲吳癯安先生言。務頭者。俊語也。曲中填字。用上或平去相連。最爲發調。爲務頭也。今得曹先生之語。更足發明癯安先生之論矣。

先生尙縱論字聲之法。雜韻之謬。多中竅要。又論和笛之法。隨腔之難。以及戲工所譟。南曲之弊。恨予健忘。不甚記憶。最終爲予歌彈詞一折。譜調板眼尺寸字眼。無不精妙。非空言理論之流。蓋真得曲中三昧者也。然譜法及字音與通行之譜。頗多大不同者。或北派南派之傳宗有異歟。暇日擬一一證之。



割愛記

(續)

畢倚虹

洞房春暖比梅。廬靜篁。鴛夢乍醒。已日高三竿。靜篁急起理裝。梅廬亦坐。伺妝台。餐新人秀色。梅廬目灼灼。注視靜篁。從鏡中窺見。不期腮赤。梅廬轉覺女兒羞澀。正是真美。並注視不少。瞬適侍婢捧簡札。新聞紙。屬進。靜篁笑曰。報至矣。君可少移其目光乎。

梅廬亦微笑。梅廬固與新聞界相接。近昨夕賀客尤多。新聞記者。梅廬展報見已與靜篁結婚影片。已揭載報上。更贅以兩人歷史。語多頌祝。即西報中亦詳細記載。印布儼影。梅廬一展讀。一一授靜篁。各報中互有詳略。不同及莊諧互異。梅與篁細讀而

割愛記

一





割愛記

互校勘。梅廬笑曰：無暇晷。眉共卿校。報亦洞房奇趣也。篁亦爲莞然。報側有簡札盈束。梅廬略一披閱。多遠道友朋馳書拜賀。間亦有素無一面緣。慕梅廬名。投詩相祝者。梅廬且閱。且感。已而剖一牋。絕厚。牋面字極娟秀。上題洪梅廬先生甄靜篁夫人。儷鑒。不題投函者之名。梅廬閱牋。不期心動。亟啓視。惟見粉容之牋。滿寫密字。字細不能猝讀。其字迹。梅廬固一望而知。爲其愛寵奚悟梅之手筆也。梅廬急疑神。注視書曰：

梅廬我愛儷鑒。悟梅預算此書。達靜篁夫人。儷鑒。悟梅。預算。此書。達儷鑒。時君二人已姻緣。美滿無復。有人生缺憾矣。我思及此。輒爲狂喜。亦引以自慰。君二人接我此書。勿焦悚。勿歉仄。勿懷疑。容我畢其詞。嗟夫。梅廬君亦知我出走之意。旨乎。此策我已籌之熟矣。我亦明知此策。行時疑我。責我。詈我。笑我。爲我惜。爲我恨。爲我悲。爲我憤者。必多。然而我皆無恤。我知此策。蓋萬全。而其收功見效。必甚久。而且鉅也。其實。我可不必以此策之主





旨。自。白。我。但。獨。行。其。是。可。耳。願。輾。轉。思。維。妾。以。娼。女。荷。蒙。拔。擢。置。之。妾。媵。今。猶。在。妙。齡。色。亦。未。替。不。別。而。去。渺。無。踪。跡。疑。雲。翻。覆。蜚。語。必。甚。君。縱。不。信。難。塞。悠悠。之。口。轉。累。君。家。清。名。是。以。忍。痛。寫。此。牋。以。上。白。嗟。夫。悔。廬。妾。今。悟。矣。大。抵。男。女。之。間。相。戀。以。愛。夫。妻。之。際。所。維。繫。者。尤。在。於。愛。愛。弛。則。乖。離。兆。萌。愛。斷。則。分。崩。禍。見。然。而。愛。之。一。物。其。總。量。又。甚。有。限。授。之。於。一。人。則。覺。其。情。緒。之。綿。密。分。之。以。多。數。則。徒。

增。其。猜。忌。與。者。受。者。兩。都。不。是。忍。耐。者。則。心。輒。隱。痛。奮。鬪。則。立。見。崩。潰。是。以。西。方。文。明。首。在。多。妻。制。之。打。破。然。後。則。維。持。夫。婦。之。永。愛。至。後。則。保。持。家。室。之。和。平。我。蒙。君。愛。可。謂。甚。矣。此。數。年。中。拔。我。於。娼。家。授。我。以。學。問。情。愛。之。篤。更。不。待。言。故。我。即。今。日。最。後。通。信。亦。仍。直。呼。吾。愛。而。不。少。怯。蓋。我。真。知。君。甚。愛。我。也。須。知。我。亦。極。愛。君。且。甚。愛。君。之。新。夫。人。此。至。誠。赤。坦。語。可。質。天。日。因。愛。之。甚。切。不。能。不。爲。賢。伉。儷。





愛 麗

策萬全我思之諗矣。籌之熟矣。萬全之策。唯在我之割愛。嗟夫。愛之爲物。談何容易。操刀一割。子細思量。舍我遠遯。愛無從割。我與君愛。不割則君與新夫人之愛不能專。或專而不能久。使我坐令君與新夫人有所齟齬。有所扞格。有所崩離。則我之負君甚矣。是愛君者。轉以禍君。是欲報君者。轉以仇君。甯非大悖我之初衷耶。矧新夫人之撮合。我有微力。以吾忘始不幸而他日。燭庶之間。凶終隙末。更非我

之所以愛新夫人也。今我能割愛。長辭則賢伉儷間無一絲一毫雜質。相亘團結者。惟真摯之愛情。專一永久不期而自至。君與新夫人之福亦我之私願也。嗟夫。而今而後。我之踪跡。君與新夫人亦不必問。亦不必究。詰亦不必相念。我逃深山。我遯枯禪。我以劣力自食。或竟憔悴飄流。以歿前途蒼莽。皆不自知。惟區區愚忱。馳牋上白者。述明割愛之主旨。以祛君疑。更祝君與新夫人之千萬珍重。心長語重。

四





我。更。不。能。已。於。言。者。悔。廬。血。性。人。
 易。動。情。感。憤。為。物。誘。而。今。而。後。應。
 檢。其。所。有。之。情。愛。以。悉。付。新。夫。人。
 勿。再。與。情。感。接。近。之。機。相。觸。此。我。
 最。後。之。忠。告。亦。願。新。夫。人。加。之。意。
 也。已。矣。悔。廬。君。之。愛。妾。從。此。逝。矣。
 月。日。奚。悟。梅。白。

洪。悔。廬。讀。完。不。期。淚。盈。於。睫。以。書。付。
 靜。篁。淒。然。曰。卿。試。讀。此。我。不。意。悟。梅。
 愛。我。兩。人。至。此。靜。篁。初。不。解。所。謂。讀。
 罷。亦。為。雪。涕。語。悔。廬。曰。此。書。昨。日。從。
 本。埠。付。郵。悟。梅。或。仍。在。海。上。君。力。偵。

割愛記

之。當。可。得。也。彼。歸。我。敢。矢。言。決。不。以。
 彼。使。我。兩。人。情。愛。生。毫。末。芥。蒂。以。梅。
 明。達。胡。不。見。信。彼。亦。太。過。慮。矣。雖。然。
 梅。意。可。感。使。我。兩。人。永。遠。不。能。忘。彼。
 也。力。促。悔。廬。出。偵。悟。梅。

梅。廬。因。行。請。託。偵。探。邏。卒。多。方。索。梅。
 更。登。報。端。告。白。隱。約。其。詞。促。梅。速。歸。
 三。五。日。而。七。八。日。一。星。期。而。三。五。星。
 期。梅。之。踪。跡。仍。杳。不。可。得。三。五。星。期。
 而。三。五。閱。月。三。五。閱。月。而。三。五。年。梅。
 之。消。息。猶。沈。沈。也。悔。廬。歎。曰。嗟。夫。悟。
 梅。殆。終。不。歸。矣。

五





割愛記

光陰如轉丸。逐人至易。易利那間。悔
 廬。靜篁已都垂垂老矣。伉儷之愛。久
 而彌堅。某年為悔廬。靜篁六十壽辰。
 悔廬子女皆各成立。欲為椿萱晉一
 觴。悔廬曰。我久已持殺戒。力誠不可
 先。半月借靜篁買舟。杭州假湖上某
 別墅。小住。浪迹湖上。恣意探幽。奇白
 髮。婆娑相扶。以杖腰脚。尚健。不自知
 其老也。

能舉其名。與人疲甚。乃就庵前小駐。
 悔廬亦以久坐腰酸。降輿雅步。瞥見
 庵前一老嫗。手搖木機。紡秋棉。其狀
 絕類四十年前割愛之悟梅。方驚詫
 間。老嫗亦凝視悔廬。兩兩相望。雖相
 對。都已白髮。然狀猶髣髴。可認老嫗
 失聲曰。居士非洪悔廬耶。悔廬聞其
 聲。益信為悟梅。亦哽咽驚呼曰。汝非
 悟梅歟。老嫗點首。悔廬急狂奔。至靜
 篁。與前大呼曰。靜篁。悟梅在是矣。速
 來相見。聲奇特。狀如瘋狂。
 靜篁降輿。隨悔廬。至悟梅前。悟梅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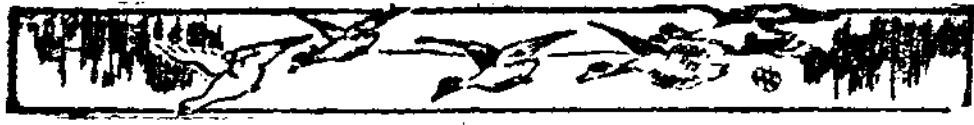


視。久。之。展。顏。笑。曰。此。新。夫。人。靜。篁。乎。
 今。亦。玄。髮。如。銀。矣。悔。廬。此。時。急。語。悟。
 梅。曰。嗟。夫。我。二。人。苦。汝。矣。然。非。汝。厚。
 賜。情。愛。之。專。或。不。能。至。今。日。今。能。各。
 飄。白。髮。相。偕。登。山。娛。此。晚。景。者。皆。汝。
 所。惠。吾。二。人。之。感。君。不。自。今。日。始。悟。
 梅。微。笑。微。點。其。首。繼。而。仰。天。台。十。曰。
 善。哉。善。哉。我。今。日。見。汝。兩。老。伴。來。我。
 之。志。願。償。矣。昔。日。之。愛。為。不。虛。割。悔。
 廬。曰。舊。事。不。必。說。今。日。天。緣。相。聚。於。
 此。君。速。收。拾。破。衲。隨。我。歸。去。老。伴。增。
 一。人。庸。何。傷。……語。未。已。靜。篁。亦。力。

割愛記

請。悟。梅。搖。首。曰。敬。謝。盛。意。山。野。之。性。
 不。欲。再。入。城。市。矣。悔。廬。曰。汝。勿。作。遁。
 詞。四。十。年。前。爾。我。方。在。小。年。割。愛。猶。
 可。說。今。相。顧。已。各。近。墟。墓。情。愛。一。物。
 已。成。歷。史。上。之。名。詞。寧。有。戰。爭。之。價。
 值。耶。語。至。此。靜。篁。亦。為。莞。爾。悟。梅。不。
 語。頻。搖。其。首。示。弗。可。悔。廬。再。三。請。語。
 至。酸。澀。老。淚。瑩。然。悟。梅。亦。不。能。無。所。
 動。微。語。曰。賢。伉。儷。幸。小。立。我。將。入。庵。
 取。苦。茗。相。餉。偕。歸。事。徐。圖。之。言。既。收。
 拾。棉。機。入。庵。久。之。久。之。不。出。悔。廬。靜。
 篁。鶴。立。至。焦。悚。暮。烟。四。起。山。徑。欲。迷。





割愛記

輿人亦促歸去而悟梅猶不來。梅廬與靜篁乃入庵問訊。庵荒陋闕然。無人尋至。灶下一罐尼方汲水。梅廬問門外紡棉之藍。柄老師太何往。雛尼曰：頃見師太歸。攜牟尼一串登後山去矣。師太每值月夕輒登山誦經。至夜午歸亦無定也。再問之不答。梅廬靜篁焦悚不可耐。叮囑雛尼曰：煩語師太。吾儕明日以輿來相迓。千萬勿他出。吾洪梅廬也。雛尼似解似不解。

點首者再

明日梅廬備筭輿偕靜篁復訪荒庵。叩門久之。雛尼相迓問以師太踪迹。雛尼搖首曰：昨夕登山今猶未還。或飽豺虎未可知也。居士何多問語。已閉門。梅廬靜篁爽然如失。徘徊庵外。至於月上山河始淒然歸去。又明日再往。至則叩門久之。並雛尼亦杳。梅廬願靜篁曰：嗟夫。悟梅終不歸矣。雖然。吾兩人之感梅將如何耶。 (完)





變色談

(續)

不肖生

第三次所遇。就更是險而又險了。我住在長沙東鄉。附近十里以內。沒有高山。本來不會有老虎。祇是離我處二十多里。有一座藏虎最多的高山。名叫隱居山。隱居山因為多虎。時常出來傷害行人。和砍柴的人。住在隱居山底下的農人。又沒力量上山。將虎盡數殲除。祇得於每年九十月之間。在天氣接連晴明了好幾日之後。滿山的荊叢草莽。都已乾枯了。就大家約好。趁這日刮着大風的時候。大家乘風縱火。同時用許多人。拿許多火把。將四周的荊叢草莽點起來。延燒得滿山通紅。烈焰衝天。幾晝夜不熄。是這們一燒。以為山中所有的老虎。沒地方藏躲。也沒地方逃避。必然都葬身火窟了。其實大謬不然。被這種野火燒死的。祇有一小部分不甚兇悍的小野獸。如獐子。麝子。狸



貓等等不能傷人的東西。休說燒不着頭等兇惡的虎豹。就是豺狼野豬之類。二三等兇惡野獸。充其量也祇能傷損他幾根毫毛。於生命是絕無妨礙的。不過因有這們一燒。在荆叢草莽不會發芽再長起來以前。虎豹存身不住。是不能仍在山中涵淹卵育的。當縱火燒山的時候。虎豹自然是不顧性命的。衝出火線。這一衝出來。正是慌不擇路。凡在隱居山周圍數十里的地方。這燒山時期以後。隨處皆可以發見老虎傷人害畜的事故。也有三四隻老虎。成羣結隊。向一處地方奔逃。也就在一處地方停留的。也有兩隻同到一處地方。一隻停留不去。一隻不停就跑的。這種被燒得逃出來的老虎。比尋常老虎的性質不同。尋常老虎喜藏匿在叢茅之中。最不肯在樹木多的所在坐臥。據老獵戶說。虎性愛潔。很把自己身的斑毛看得重。稍為污穢的地方。決不肯躺下去睡。樹枝為鳥雀棲息之所。老虎怕鳥雀的屎。掉在自己的斑毛上。因此不肯在樹木的地方坐臥。老虎身上一着鳥糞。不到十日工夫。所着的地方。就得發爛。惟有被火燒出來的。性質完全改變了。遇了有二三尺深的荆棘茅草。尋常老虎所喜的。不但不在



茅草停留。連經過都不敢了。甯肯繞道走有水的田裏。也不肯跨脚到茅草裏去。而尋常所最忌的樹林之下。倒不覺得鳥糞可怕了。有一句古話說。虎落平陽被犬欺。可見得老虎是不肯多在平陽之處行走的。祇被火燒出來的老虎。在剛逃出來的幾日。獨喜在平陽之處行走。有時竟遵着平陽大道。就遇了行人。也不向山上避讓。這都緣於受了一次性命攸關的大驚嚇。凡是受驚嚇當中所有的情景。一一印入了腦筋之中。於是祇知道力圖避免有與當時相似的情景。從前所忌的。倒不覺得可怕了。我第三次所遇的。就是這種從隱居山上被火燒出來的老虎。這時我已有十五歲了。這年夏天有幾個很厲害的小偷。半夜到我家。偷去了不少的銀錢服物。我爲事後之防。買了一桿子路極好的獵鎗。每夜裝好了硝彈。祇等狗一咬就起來。朝着狗咬時頭所指的方向。連響幾鎗。鎗子打在樹葉上。喳喳的響。使賊聽了。知道我家已有了防備。不敢再來。這種防家的獵鎗。稍有點兒財產的鄉紳人家。每家都有一兩桿。鄉下小偷所最怕。就是這東西。這日記得是十月中旬。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我正坐在書房裏。看東



周列國志。忽聽得後山上有野雞叫。我那時並不會學習過打獵的勾當。祇因不久才買了一桿獵鎗。難得有機會。野雞就在後山上叫。叫得我心裏躍躍欲試。再也按納不住。即時掛了硝彈袋。荷鎗從後門上山。才走上半山。就看見一隻文彩爛然的野雞。飛過一個山頭。在一塊石碑頂上立着。和我相隔不過一百步遠近。我一則生性歡喜。幹這類玩意。二則左右閒着無事。心想若能一鎗打着一隻野雞。不但可以大嚼一頓。並且可在鄉裏人跟前。誇張我自己的鎗法高妙。一有了這兩種心思。莫說野雞祇相隔百步遠近。便再遠一兩倍。也得追趕上去打他。當下一往直前的勇氣。就趕過那山頭去。但是等我趕到那山頭看時。野雞早已又叫了一聲。飛的不知去向了。我四處探望。沒有勇氣並不因之減退。因為會聽常打獵的人說道。野雞飛不甚遠。祇要聽了叫聲。在附近山裏。細細的尋找。沒有尋找不着的。我腦筋裏有了這種理由。就這山翻過那山的。尋找野雞。尋到這山裏。聽得野雞在那山裏叫。再尋到那山裏。叫聲又離得遠了。接連是這們奔波了幾次。與致不由得漸漸的退敗下來了。然既荷鎗出來了。總覺



得空手回去。對於家裏的用人及佃戶。面子上太沒有光彩。就打不着野雞。不得已而思其次。能打一隻斑鳩也是好的。獵戶常說的話頭。飛鳩走兔。鳥獸當中最好吃的。鳥推斑鳩。獸推兔子。於是改變了目的。專一在樹林裏尋覓斑鳩。斑鳩原不是甚麼希罕東西。本來各處山裏都有。用不着費事的尋找。無奈我那時沒有打斑鳩的知識。斑鳩是一種很乖覺的鳥類。且十九都是曾被獵槍驚嚇過的。一見有人肩上荷了獵槍。或類似獵槍的東西。即時插翅飛得遠遠的去了。留着影子給我看見的時候都很少。莫說沒有給我從容瞄準開鎗的餘地。此時連斑鳩都打不着一隻。荷着這桿獵槍在肩上。就覺得很無聊了。心想打不着東西。何妨對天開一鎗。洩洩我胸中的悶氣呢。歸家若是種田的問我。打了甚麼東西。我就說謊。打了一隻喜雀。因為沒有用處。不曾提回來。如此或可以遮掩不會打獵的痕跡。心裏正在作這種無聊之想。猛然間見一隻麻色的豺狗。沒命的從我面前。箭也似的躡過去了。我不禁吃了一嚇。却又歡喜是我開鎗的機會到了。剛待順過鎗頭來。追上去不問中與不中。祇對着他開一鎗。比對天



開的總似乎有個目標。硝彈耗費得有價值些。萬一真個一鎗被我撞中了。這打死了豺狗的牛皮。不更大些嗎。誰知我這時的危險。差不多和閻王祇隔一層紙了。還安心作這種妄想。幸虧那時立在一塊石頭上面。祇已順過鎗頭來。尙不曾舉步追趕。忽覺背後有很急驟很兇猛的獸爪蹴得砂石的聲音。一落耳就能辨別。不是狗和其他小野獸的脚步。沒有我回頭反顧的餘暇。已瞥眼見一隻三尺多長的斑毛老虎。就在所立的石頭旁邊。挨身躡了過去。身上的斑毛。看得分明。有幾處被火燒枯了。彷彿冬天喜睡竈眼的貓兒。一直躡過去追那豺狗。不曾回頭。這東西的威風。我已領教過兩次了。這回遇見。比前兩次更近些。不由得渾身都抖起來。幾乎將手中的鎗抖落了。次日就聽得人說。離我家不到兩里路。一個行路的老婆子。被老虎咬死了。接連又聽得某家的狗。被老虎咬去了。某家有老虎進豬欄咬了豬。有幾個人遇着的。都說身上的毛。燒枯了好幾處。

(未完)



本旬刊作「諸大名家小史」(續) 鈍根

▲鈍根對於讀者之介紹辭

小蝶。姓陳。名蘧。字小蝶。別號醉靈軒主人。泉唐名詩家天虛我生長子也。母朱懶雲夫人亦善吟咏。懷孕十二月而生小蝶。小蝶受胎中詩教特久。故生而奇慧。十歲即能倚聲。又喜唱崑曲。其封翁(照例如此。老蝶勿笑我)常爲之擲笛。十四入法政大學。聞教員瑣瑣論公訴私訴訟費手續

費。大悲曰。是非我所耐也。棄而之上海。入約翰大學。見學中生徒。咸舍國學而競以英語相誇耀。又鬱鬱不去之。時適余與其老太爺(亦尊稱也)同居。日爲小說家言。以實所編自由談遊戲雜誌。禮拜六女子世界。小蝶見而善之。遂一意研習小說。先試爲譯著。倩李君常覺徧求英文小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說讀而述之。小蝶取其意。撰爲我國
文言。蒼勁古茂。酷似畏廬。而每小時
能作二千言。畏廬不及其敏捷也。余
友惲鐵樵。方主商務印書館之小說
月報。愛其才。諄請投稿。惲君年已近
五十。小蝶才十七。竟訂忘年交焉。其
封翁曾中輟小說業。往長淮安縣幕。
小蝶乃依余而居。占一樓。凡案屏榻。
琴書笙笛。位置井然。冬夜圍爐。與盛
君灼三（經濟學家。今已成大名矣。
）等談笑吹唱極歡。閒作謔語。有一
近來小蝶輕於鬼。走上樓梯人不知。

一之句。至今傳爲美談。迨家庭工業
社成立。小蝶父子以大股東得紅利
甚巨。乃營華屋。出入乘汽車。儼然富
翁矣。小蝶娶張藹蒼君女公子爲室。
美慧多情。閨房之樂。甚於畫眉。陳設
華麗。不讓怡紅。然小蝶未嘗稍自驕
滿。仍潛心經史。臨摹書畫。孜孜弗輟。
今其所作山水。已爲舊畫界所稱許。
將來造詣。未可限量。而小蝶恂恂然
自處。益復謙卑。是其學問進步之徵
也。



蟲肝錄

……小蝶

昔蘇子美讀史。日盡酒一斗。余量不勝蕉葉。而壯心不已。每夜午讀書。輒磨墨升許。有所得。則率性而書。往往淋漓書眉間。於古今治亂得失。未嘗不三致歎也。今鈍根屬爲小說。小說於今。道斯漓矣。吾筆孱孱。豈能振俗而挽頽。故去而習史。然淺中無當之病。自知其不免矣。故題曰蟲肝也。

荆軻刺秦。異於要離。聶政。而綱目書爲盜。蓋仿春秋之書齊豹也。誤矣。子房狙擊。其事正同。書法又異。則史官珥筆。久以成敗論人。不待

唐太宗強觀日錄。而信史始泯。

明察果毅曰斷。忍而悖理曰復。夫斷貴能以所棄成其所取也。故凡興大利。除大害者。非斷莫爲功。三思而復疑。聖人滋懼焉。故溫公撞甕。齊宣斬絲。項羽沉舟。韓信背水。斷之至也。孟德斷糧。袁紹不襲。王丞受難。甘卓不救。是皆以疑而致敗。不能斷也。夫石碯霍光。孰非忠臣。一則大義滅親。衛以鞏固。一則欲發未忍。終於覆宗。是則宗國安危。其機一髮。而存亡之間。豈非在能斷不能斷之間哉。昌黎淮西碑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令世之人。乃欲首鼠兩持。而謂功業可以坐致。豈非偵哉。雖然。蝮毒在指。斷臂則生。腐癰贅身。剗腸則死。高貴鄉公之欲除昭師。唐順宗之謀誅宦官。荆公之厲行新法。皆以能斷而速亡。蓋斷也。而謬於事勢。則復矣。人嘗痛淮陰侯不能用蒯徹計。卒身遭屠戮。而致歎於藏弓爲已晚。



嘗不善。其言漢王之不可親信。又未嘗不深中人情也。嗟乎。漢王之疑信。直謂蒯徹間之可耳。其所以死信之道。直謂蒯徹死之可耳。當其造因。乃不在陳豨反代之後。而在酈生不下齊之前。夫信與張耳。將衆數萬。轉戰數歲。始下趙五十城。而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兵不血刃。竟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固自過信矣。使徹忠爲信謀。恥不如人。欲成元功。則宜引喻大義。回戈東指。南出宛葉之間。救漢王。榮陽共滅楚之弑義帝者。克定天下。功在王室。然後謙退就國。爲諸侯伯庶。幾乎於漢家勳。雖欲不自比於周召太公。有不可得矣。奈何纔定趙地。卽自矜功伐能。日置酒高臥。坐視漢王流離顛沛。敗榮陽。潰敖倉。棄成臯。而一日狼狽入壁。乃奪信耳軍如兒戲。度漢王於此。有不得固陵之約。雲夢之禽。其心已自輕信而怨信矣。故韓信曰。吾善將



兵。而漢王則善將將。斯言也。信蓋有自知之明。觀其奉詔伐齊。未渡平原。即欲中止。其心猶有畏漢之誠。而蒯徹乃教之與一二豎儒爭尺寸功。襲已降之城。喋血歷下。烹酈生。耗軍需。使漢王滎陽再困。身幾不免。雖斬龍且。淹濰水。其功固不能掩過。乃獨欲假齊自王。其目中尙有漢耶。使漢王此時不爲楚困。有一旅之能。韓信久已爲醢矣。然成之者皆蒯徹也。蒯徹挾短長術。不悟隱禍已成。猶津津煽其邪策。教信以速反。推其意。豈不曰事成吾亦平勃也。不成則吾將佯狂爲巫耳。不然韓信受戮。蒯徹死之可耳。乃逃遁遭擒。穀穀鼎鑊之下。尙欲舌辯自脫。此戰國策士之風斯下矣。蒯徹直韓信之罪人也。

鈍根曰。吾年十五。先祖始命治史。三鑑而外。兼及諸家札記。如船山等作。津津有味。今棄置二十年矣。忽得小蝶。此稿深夜讀之。頓觸前塵。恍復置身先祖書案之側。先祖警歎者猶在耳。醒悟歎息。泣然欲涕。讀者諸君。勿以論史雜評爲沈悶瑣碎。要知一字一句。中有許多考據推究功夫。非比小說可憑空結撰也。

(未完)

快樂之神

杏如
女士

在一個明朗的夜裏，一輪明月，斜掛空中，對月傷懷，伊孤獨地靜默地坐在庭前。

「快樂之神，」牽住伊的手，蘋果的臉，兩個笑渦兒，深深的天真的美，天真的話，這真使伊不由一發笑了！

兩年以來，一切的煩惱，主宰了伊的一身。蕩漾的流水，終無盡期，伊所有的不幸的煩惱，也正和蕩漾的水一般。

年輕輕的伊的丈夫，就在兩年

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夜裏，伊的丈夫對伊說道：「愛人！世界都是空虛的，浮泛而黑暗的，我們倘得同到月的世界去，也許有多少的樂趣呢！」

「小寶貝，——我的快樂之神！你是多麼可愛呀！你醒了嗎？你是我

前死了，這是多麼的痛心的事呀！但是，還好，伊的『快樂之神』常常使伊從苦中取樂；『快樂之神』一笑一笑，伊也便笑一笑了。

這樣的回憶，那真使伊心痛而至於流淚了！所以伊痛痛切切地哭了！

快樂之神！我再不有哭的這回事了，我們一塊兒去睡罷！」

「阿媽，你哭的什麼？你餓麼？我

他把母親平素所講給他聽的故事，重復的默講了一遍，他是

句一字都不漏的，他是個聰明，活潑，剛滿四週歲的孩子啊！

母親問他『最愛的什麼東西？』

『他說：『是母親和月兒；』因為

母親吃的東西，倘是很少的，就給他獨自吃了；無論什麼，母親都很

愛他，他也就祇知愛母親了。月兒給了他清白的光明，而且很美麗。

他也愛月兒；他願和母親一同到月兒那裏去。伊又回憶着伊丈夫

說的話了，伊祇好忍耐着，惟有把眼淚向肚裏流罷了。

『快樂之神』忽然病了，病得

很利害；瘦小的眼睛，青白的臉兒，

伊看了終於使伊不忍看而流淚！

病勢一天一天的加重，伊憔悴了，

伊說道：『我的兒子，——』『快樂

之神，』我的靈魂，你母親憔悴了！

但是無論母親怎樣的溫和慈愛，

遇到，終不是回生妙術啊！

他將要死了，他的細小的手，緊

緊地執了母親的手，朦朧着說：

『母親！快樂之神！你看他是多

麼像母親的溫和，慈愛，週到，他給

了美麗的花；我，他對我說：『快樂

之國的園裏，才有這樣的花；你的

世界——我們的世界是找不到的；

還有許多好的東西，也是你的世

界找不着的！許多快樂，也是你的

世界所無的。他微笑來接我了，』

這樣他便死了！伊失了這個『

快樂之神，』伊煩惱更加倍的主

宰了伊了！

這時伊祇望伊兒子所說的快

樂之神，來迎接伊！



最後的一個接吻

錢菊娥女士

婁新智和袁桂芳的清潔愛情。可是達於極點了。散課的時候。他們倆終是坐在休息室裏。研究外國文法。津津有味。同校的學生們。誰不說他們是未來底夫妻。然而他們倆小腦中也早印着「夫妻」兩

個字的形象了。

細雨初晴。微風徐來。同志學校的門口。樹着兩幅五色國旗。中央寫着「五週紀念遊藝大會」。午後一鐘還沒有打。那門前的男女來賓。早已擁擠得不堪。等到時鐘鐺的一响。學校中的教員。登台歡迎來賓。報告開會宗旨。接着有一位女郎出來。貌美如仙。身輕似燕。飄來飄去的在台上舞着單人蝴蝶舞。這女郎是誰。正是桂芳女士。一會兒女士舞畢了。來賓的掌聲和

雷響一般。既而主席報告二百二十碼賽跑。新智也在其內。銀角一鳴。一班五個學生。都奮勇向前飛跑。那新智正在跑得一半路。只見桂芳伸着玉手。劈拍劈拍的拍個不住。那新智格外增出百分氣力。結果。那錦標果然給新智得着了。以後還有影戲咧。新劇咧。和我這篇小說是沒有關係的。我也不用說他了。

可愛的日光。照着全世界。放出一種溫暖的氣候。公園裏涼亭中。坐

最後的一個接吻

最後的一個接吻

着兩位男女少年。囁囁細語。走過涼亭的人。有的猜他們是新婚度蜜月的。有的羨慕他們濃厚艷福的。這兩人不。是別的就是新智和桂芳。固為那天開遊藝會時候。他們兩人各得着優等的獎章。這天是星期日。所以約着到公園裏。互相慶賀。談談笑笑。說不盡的趣味。直到紅日西沈。烏鴉歸噪。他們倆方才接了一個甜蜜的吻。攜手同行。出了公園。叫了兩部車子。一同歸校。從此以後。每星期日。公園的涼亭中。總有這一雙艷影。但是新智和桂芳。婚姻兩個字。從來也沒有出過口。不但如此。有時說到別人家的婚姻。也還羞人答答的。面上都現出一朵一朵紅雲來呢。唉……好事多磨。新智忽然接着了一封家信。這信好像催命符一般。那新智剛看了一半。面上頓時變了土色。身子也冷了半截。昏暈過去。倒在床上。過了一刻。漸漸的蘇醒轉來。長長的嘆一口氣。你道這信中寫的是甚麼。

二

新智吾兒知悉。汝到校時。近一秋。余懷懸念。無時或釋。汝六歲時。已訂東村陳某之女。現陳某榮任北京衆議院議員。吾兒聞之。當亦私心自慶也。余已定某月某日為汝成婚。為日無多。婚事皆已備妥。兒親信後。即速返家。以慰倚闕之望。路中謹慎為要。餘不多囑。

父諭 某月某日
母諭

新智恨恨的嘆道。唉……這一羣

可惡的豬仔議員。怎麼神聖不神聖。害苦了百姓。還不夠。生下一只母豬。又來害我們。唉……這羣豬仔。不知道何時纔能絕滅呢。

隔了一天。正是星期日。公園裏涼亭中。坐着一對淚人兒。那女的嗚咽嗚咽斷斷續續的說道。新智哥。你……你……好好的……回家去成親罷。我……我……我心裏很快樂。說到這裏。那眼淚和潮湧般流出來。接着又道。你出來時多給我幾個紅蛋罷。不……不要爲

着我阻……止你……你們的婚事……那男子也淌着淚說道。桂芳妹妹。我終忘不了你的。我沒有別的法子。只得把一個死字報答我最親愛的桂芳妹。表白我的心迹罷。我決定了。做人是沒有趣味的。還是到極樂園裏去快活得多哩。那桂芳握着新智的手。哀哀的說道。我們是中華民國少年國民的一份子。應該給國家辦事。你倘若自盡了。這可愛的祖國。交給誰管呢。你不死。我和你見面日子還多

着呢。新哥。吾親愛的新哥。聽了我的話罷。新智說道。罷罷罷。我沒有力量打破專制家庭。我心已經決了。不必多煩。這話方纔出口。那無情的火車汽笛聲。嗚嗚價亂叫。桂芳催着說道。快去趁火車罷。不然要誤班了。你不要違我的話。就是報答你親愛的桂芳了。新智默然不語。兩個兒不知不覺的抱攏來接吻了。新智還有點依依不捨。那桂芳却微微的強笑說。快走罷。可是雖然裝着笑容。那眼中的淚珠

最後的一個接吻

最後的一個接吻

四

元總是斷線般滴個不停。新智見
園門口目送他。直到望不見新智
照片呆呆的發怔。回想初次的接
吻。和最後的接吻。比較起來。那種
這種樣子。心中像有一萬把尖
的影兒。方才嘆了一口氣。歸校去
了。痛苦和歡悅。不知道相差多遠呢。

刀剝着。後來給桂芳催逼不過。只
了。
桂芳坐在床上。手裏拿着新智的
一步推做兩步走。桂芳立在公

詠鬚詩

建唐

清之季。外人稱我中國。每加以老大帝國之徽號。憂時少年。恆謂國事敗壞。由海鬚長鬚一般執政之老
八羣思建造一少年中國。一洗老大國家之恥。精誠所至。未幾而清鼎革矣。民國肇建。百度更新。少年中國
頌。扶植而一般。騰達少年。反多留蓄鬚鬚。以為壯觀瞻之具。豈國可少年人偏老。大歎。吾友謬公。歲與予
而騰達遠勝予。三年前即于思于思矣。予曾寄以詩曰。不愛韶華只愛鬚。有鬚總覺勝於無。非緣歲月催
老。國此鬚眉是丈夫。幾餘留前詩客興。毫添頰上放翁鬚。出門笑把旁人問。是否新吾與故吾。

村居秋夕

豆正肥。鄉村日。露。人。稀。老。翁。出。門。望。有。刈。禾。兒。歸。



一篇十九世紀的作品

陳·飛·

有一天。我在某處垃圾桶旁。近坑廁的地方。拾着兩張字紙。拿起來看時。已是殘破不堪。字跡也模糊了。仔細考察一下。原來是一篇被那日晒風吹雨打過的稿子。咦。奇了。這是誰的作品。爲什麼會丟在這種齷齪的地方。難道不值一文錢嗎。我一面想。一面便細細的看下去。但是——祇看得出以下這幾句。那稿子上寫道。

紅樓一角。綠窗四啓……一年可十七八之麗姝。正臨窗曉妝。徐梳其髮。髮黑如漆。光可鑒人。未幾。成一愛司之髻。不覺顧影自憐。嫣然作憨笑。時杏媛捧杏仁粥入。杏媛者。一垂髻侍婢也。既入。笑顏顧女郎曰。娟小姐。請用此。白蓮湯要。不。女郎微搖其首……時一美少年掀簾入。手持鮮花數朵。錦衣繡帽。翩翩若蝴蝶。進內。斜倚梳妝台畔。顧女

一篇十九世紀的作品



郎笑曰。娟妹起何早也。女郎聞言。報以淺笑。低聲曰。歸乎。櫻唇啓。梨頰暈矣。少年色然喜。擁女郎而吻。女郎微噴。嬌聲曰。輕薄子。……時香花已落地。杏媛拾之。吃吃笑不止。……

我看到這裏。不覺頭痛腦漲。暗想這種紅紅綠綠的肉麻文字。十九世紀的作品。爲什麼會在這時候發現。那不是一件可怪的事嗎。奇了。奇了。說着。我便很沒意思的把牠仍舊拋在地上。那時遠處跑來一隻雞。雞來。瞧瞧。不知道什麼。回頭就走。又有一隻狗。走過來。瞧瞧。不知道什麼。也回頭就跑。咦。真奇了。難道有點兒氣味嗎。不然牠們因何跑得這樣快呢。好。別多說。爽性付諸丙丁。把他燒了吧。當時我便一把火燒了。燒的時候。祇覺得烏烟瘴氣。奇臭。難聞。

(不受酬)





醉

慙

諧

談

醉
慙

有陳慥之流者。對其妻曰。吾昨宵得一異夢。而今追
思。猶啖諫果。尙餘回味。妻問其所夢何事。若曰。吾夢
身化斑斕猛虎。張牙舞爪。將噉汝而甘心。妻聞言。頓
然睜杏眼。豎柳眉。嚴其聲色而問曰。然則余作何狀。
答曰。汝乃大顯神通。一變而成丈六金身伏虎之羅
漢。使吾垂頭曳尾。毛骨悚然。汝要如何。我便如何矣。

醉
慙
諧
談

學生因向論語中君子有三畏。畏大人之大字上頭
加上一畫。變作畏夫人。塾師察覺之下。逆知有意諷
己。乃罰長跪。以儆頑皮。詎事聞于師母。遂出而指學
生問塾師曰。此生胡爲泥中者。塾師舉實以告師母。
師母曰。此兒真不解事。大人可畏。夫人豈足畏耶。塾師
諂笑曰。請夫人勿作歧想。予正深嘉此子之機巧。第
所以薄懲者。因其一畫加得太遲耳。

伉儷方作鴛鴦交頸眠。忽然窸窣有聲。妻之香夢。因
被驚破。屏息諦聽。疑爲穿窬。乃撼夫醒。使舉火檢察。
其夫畏葸不敢興。妻嗤之曰。汝爲昂藏男子。抑何膽
小如鼠。夫曰。予之膽乎。自汝下嫁。早經碎盡。今已并
小膽而無之矣。

老者見其東床坦腹。客少年蓄鬚。訝而問之曰。吾婿
正當青春。何樂而竟留于思。卽衰朽如愚。汝岳母猶
且不容養髭也。婿曰。丈人峯前不敢欺。瞞婿之留鬚。
初非自主。乃秉承令愛。意旨試留之。以爲一種翫耍
品耳。

賓主相見于客堂。客見主人衣襟水痕淋漓。疑而問
之。主人曰。適盥洗面水。偶不慎。以致如是耳。客曰。盥
水盥洗之微。兄竟躬自操作。抑何勤儉乃爾。主人答
曰。此水非弟自用。乃供拙荆曉妝所需耳。

燈光慘澹。中有犯鬪威而屈膝作鄭玄家婢者。正困

無人緩頰解圍之際。忽聞門外有啜泣聲。其心有所
愴。卽赦跪者。與使秉燭共出察看。相將踰闕。驟見一
人促僂昏厥。儒夫訶之曰。汝何人。膽敢夤夜闖人閨。
闕若人自認爲賊。儒夫復問其胡爲乎。哭若人嚔嚔
而答曰。適觀君儻伏石榴裙下。頓起同病之感。不覺
悲從中來耳。儒夫曰。然則汝何苦作此犯科違法之
生涯乎。若人曰。斯亦由于河東獅威咄咄逼人。其他
營業出息不足供其揮霍。祇能出此下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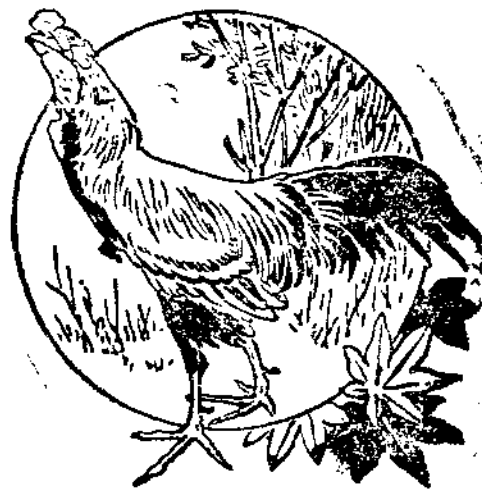
鈍根按。此條切中時習。慨乎言之。

浴堂中的社會學

張舍我
周善寶

我有個朋友。姓黃名曰發興。渾號大獸子。他的職業。原是做粗工的。後來改在浴堂裏當茶博士。論他的行為。是勞動界中的人物。而工作勤謹。品性誠實。到也是人格無虧的角兒。所以我極願意和他往還。一天。我正在那閉着眼。絞腦汁。試作小說的當兒。他忽來敘述他經歷的事體。我覺得他的言辭。雖鄙俚。無文。而確是現在社

浴堂中的社會學



小說名
家徐哲
身趣史
桃花潭王

近來閩閩鬧熱的小說大家徐哲身。是我二十年前的老同學。他少年時代。就負著能詩底名譽。民國元年春。我這位老友。閒住滬濱。無聊極了的時候。隨便做幾首詩。或是小說。投到時事新報裏頭。那時主筆政的。正是徐卓呆先生。卓呆見了我老友的稿子。很是歡迎。近來一般負盛名的小說家。那時都在時事新報上湊熱

小說名家徐哲身趣史 一

浴室中的社會學

會上貧人富人的寫真。因此就照着他的話略加文飾。寫在下面。

我原是個工人。後來經朋友介紹在浴池當跑堂。這個池堂分三等座位。不用說就是什麼雅座。小廂房。大廂房了。我因為初次出馬。老板就派我在大廂房照料。記得我初次進浴室的那一天。正是十月二十。天氣狠冷。約摸到了下午兩句鐘的時候。我瞧那雅座間裏的客人。就陸續來了。誰也都是穿着羊毛的袍子。還有幾個穿直毛披大衣的。至於穿棉袍子的着實沒有一兩個。他們都是冠履齊全。服裝整潔。



小說名家徐哲身趣史 二

鬧甚麼小說點將會。詩壇點將錄。一般閱者。沒有一個不想先睹為快的。有一次。來了一位無名小卒。叫做顏實堂。他的祖父。做過浙江藩司的。他雖然是個世家子弟。可是文章不高。對於詩的一道。簡直是個門外漢。偏不自量。出了一個「端午」的題目。自己做了一句「蘭湯艾酒近端陽」。走上來便點著我那老友徐哲身。可巧哲身剛剛吃醉了。又受著閨房中的悶氣。本來是看顏先生不起。他便拍桌大笑道。題目是端午。蘭湯艾酒四個字。是詩韻上端午的老典故。這位顏詩人。總共只做了一個近字。又大錯特錯。因為題目明明是端午。他偏要用上一個近字。實在去題目太遠了。哲身也不管人家面子下不得去。他就續上三句。是「近到端陽

但是我這大廚房裏發誓一個人都沒有。我便有些奇怪。倒以爲我們討了便宜哩。那曉得晚飯剛過的時候。就大不對了。你看那些人。絡繹不絕的來了。有的是提了把茶壺。小調兒哼着。有的是攜了兒子。問長道短的說着。更有那三五成羣的一淘兒。談着笑着。彼此分座坐下。挨上炕。攤着脫去鞋。伸着腿。歡天喜地。表現出無限的快活。但是衣履一層。就比不得雅座裏的客人了。莫說皮衣。就是長袍子。戴帽子的。也祇有十之一二哩。我便依照堂規。泡茶。送巾。忙個不了。這時祇聽得一個老人說。

茶室中的社會學



心更傷。你道傷心爲何事。碰見一個黃鼠狼。那時不論同志的。或是局外的。沒有一個不捧腹狂笑。一時黃鼠狼黃鼠狼的名號。成了不通的特別頭銜。那位顏先生早已桃之天天。時事新報上。再不肯來出風頭了。我這位老友。像這樣的待人。北京人叫做缺德。文言便是惡作劇矣。從前襲定盦戲弄揚州某鹽商。老夫人移步出堂前。便是這個調調兒。

哲身在蘇州聽鼓的時候。年僅弱冠。少年意氣用事。總喜歡學那些無賴的名士派。有一天。在院上幕府中。和同事某總文案開玩笑。說他生得有潘安樣的貌。有子建般的才。閨門小如意。姑娘愛得你了不得。大有欲得而甘心的意思。某文案是當仁不讓的。自然用些誇麗。

小說名家徐哲身趣史 三

這「唉！現在的日子真難過了。我一家大小五口，祇靠着我兒子一個人，賴他做小本經紀，一天賺得六七百文，僅穀買四升米，十多斤柴，要不是媳婦紮鞋底，有些貼補，怕燈油小菜都沒有啦！」話猶未完，又有個三十歲光景的大漢子說道：「我靠着，一根扁擔，再加女人上工廠，一家三口，倒也可以將就過去，偏偏老天不佑，昨天她清早去上工，觸了些風寒，回家竟發起熱來。」一面指着他四歲的兒子說：「明天他的母親，既不能起牀，他自己又不能弄飯，我又非挑貨，不可，你看這不就糟了。」



風光的艷語相報。這個時候，某文案有事，他往哲身處回到自己房裏去辦公事。不料他又忽然心血來潮，想出了一個極雅緻的趣劇，便悄悄的在掌上藏了些雪花膏，放輕了脚步。一個人走到某文案的房門口，他看見某文案正捧了一份公事，遮住了眼簾，凝神壹志的在那兒斟酌。哲身大喜，正要繞到某文案身後去，施他的無上絕妙的手術。這個時候，忽見裏房內出來一個人，輕輕地向哲身搖手，表示萬不可如此惡作劇。哲身本來眼睛短視，雖然看不出向他搖手的是那一個，但是心中認定了他是替某文案來解圍的，便是自己一方面的敵人。當然不為所動。這個當口，門外又來了一位同事，輕輕的對哲身說：「快不要亂鬧，你要闖禍了。」

「那西邊角上一個也說道：『誰不是這樣子呢？你看我既無妻子，又無兒媳，上頭祇有兩個七十多歲的雙親，一天忙到晚，才穀餬着嘴，到現在棉袍子還不知道在那裏呢！每天晚上來洗澡，一大半是爲着禦寒起見呀！』就這麼，你一言我一語，螞蟻沸羹也似的，鬧到二更鐘響，還是個老者道：『你們也該回去睡覺了，不然明天不能早起，小心誤了工作！』這纔一閃而散的去了。先生你看這種論調可憐不可憐呢？我在这裏混了兩個月，那時已交十二月下旬，因爲雅座間有個同事生病。

浴堂中的社會學



哲身依然當這位也是助敵派，把他的氣也惹上來了。便氣烘烘的走到某文案坐位後面，出其不意，把那雪花膏塗在他的面上，還用勁的四面亂摸，口裏不住的連說：『這纔對了！小如意看見，方才稱得上她的如意郎君哩！』誰知那人被塗了一臉的白粉，並不抗拒，不過微微地笑道：『我的面孔雖然白了些，可是我這一部像亂草似的鬍子，又藏在那兒去呢？』哲身這個時候，方才曉得弄錯了。這個人，便是哲身靠他爲衣食父母，陞官發財的江蘇巡撫恩藝堂中丞。哲身到了這個時候，也會嚇得慄慄危懼，滿面通紅起來。後來雖然沒有因此撤差，但是得優差，署大缺，未免虧悞了不少。哲身還怪他同事們不通知他，大家笑答道：『你眼睛瞎了，難道耳朵』

小說名家徐哲身趣史 五

他的職務因年底的關係。是很重要的。不能告假。老板看我雖然板滯一些。不會分等第待客人。而做事小心勤勞。倒也不大誤事。如是就將我補了他的職務。那曉得一到雅座間。氣象便不同了。從前看見那班穿裘服的先生們。現在纔知道是什麼李老板。張大少。吳先生。……他們反正閒着沒事。所以老早就來在一起談天。並支配他們消遣的事情哩。當他們駕到的時候。招待的手續也覺不同了。先替他們把長衣掛起。隨即就遞上煙筒。一面泡茶。送圍巾。拿報子。笑面相迎。惟勤惟謹。等到他們



也雙了不成嗎。

哲身於宣三那一年。在蘇州創辦了一種小報。叫做「蘇州花」。當時那報上登的蘇州夢長篇小說。很為社會人們所歡迎。他有一位朋友繆五。和他爲了吃醋的問題。很有芥蒂。有一天。不曉得怎麼。那上海印來的蘇州花三千份。落在繆五的手裏。繆五正在想和哲身鬧意見的當口。便把那三千份蘇州花。丟在山塘上河裏。哲身第二天。發不出報。大坍其臺。後來調查。方才曉得是繆五下的辣手。哲身便也弄了一個大大的玄虛。等到繆五赴上海的當口。私下借了繆五的情人的名義。拍了一個電報。到嚴州繆五的府上。電文上是「嚴州東大街八號繆宅鑒。繆五少在院。不幸急痧病亡。速來

談起天來。那言語可就與大廂房裏的。截
然兩途了。有的說：「昨夜和莫朱盧杜博
貴甄猷明。又了一夜的麻雀。天亮纔睡。這
時候。還覺頭昏。身上不大舒服。」那一個
道：「我今天早上八點多鐘。纔看見你到
店。昨夜你又幹了什麼好事了？」這話。祇
把那對面坐在炕上打盹的客人。說得面
紅耳赤。閉口無言。還有的說：「你昨天臨
了。硬要灌我三大杯。害得我回家後。就大
吐。一直弄到三點多鐘。纔稍稍清醒呢。」
其餘的。不是說綸昌新到了一種大花鐵
繡緞。德記上等直貢呢。就是說素娟那邊。

浴堂中的社會學



奔喪。愛之花。」繆五的妻子和哥哥接到了這份無情
的惡消息。他的愛妻當然急得死去活來。滿家的嘍囉
大哭。霎時間披麻戴孝。設了靈位。他們立刻拍了一個
電報與他。要好朋友姓鄒的。電文是「乞囑愛之花將
五舍弟緩殮。弟率弟媳即日來蘇。」哲身又預料他們
必定連夜起程。第二天約同姓鄒的具名。拍一個電報
到繆家去。是「五兄平安。在申。來電謂在愛之花處病
故。大奇大怪。止乞行。」但是這份電報到了繆家的時
候。可是繆兄繆妻。已是哭哭啼啼的在杭州途中了。等
得他們大家到了蘇州。一見面。百事不提。先請他們把
白衣脫去。他妻子聽說她丈夫未死。那一喜非同小可。
對於謠傳死信的仇恨。早已丟於九霄雲外了。獨有那

小說名家徐哲身趣史 七

浴室中的社會學

今夜有牌局一品香那邊有人約定了。臨了這一個也是差來人請那一個也是來條子催到得將晚就一個個幹他們的嫖賭正經去了。唉他們又怎麼這樣的快活呢。

在下聽他這一番話便覺得一則飽食暖衣而猶以爲未足。還得日夜嫖賭一則終日奔馳難免一家凍餒。我不知道現在的社會裏竟有這種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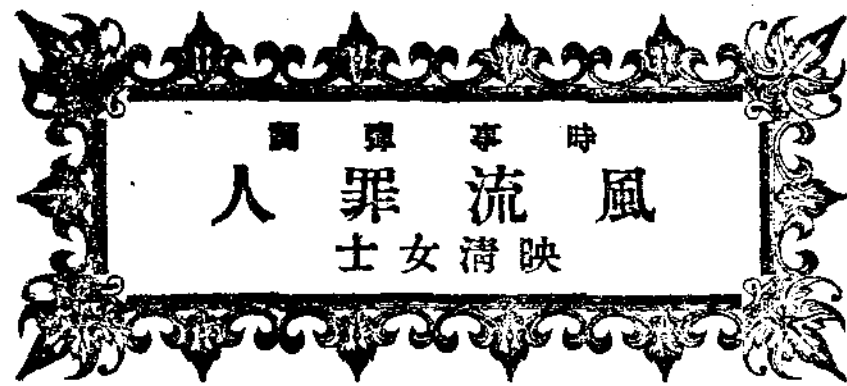
編者按。周君善寶爲上海小說專修學校學生。此篇由其校長張舍我刪。而寄鈍根者。

小說名家徐樹身題詞 八

個既巨且厚的空棺材。沒有地方去消納。真真是一件難事。後來哲身深自懺悔。不假力改前非。並且暗中對繆宅帮忙不少。計固太刻。但是提到這件事情。沒有一個不笑煞的。

英雄者經也。美人者緯也。英雄美人固天地間之最香艷最密切最緊要最難得之物也。舉世若無英雄美人則河山大地都爲之減色。試觀古今中外歷史上。殆無不有英雄美人焉。爲之點綴。脫無此畫煊染。則任是何種文字。都黯然不可觀矣。

卿須



第二三回

者文豪創生意合 俱病料長子循旬

却說曇花見汪三嫂去了。他便走到外邊會客室裏來。將近會將客室門首。聽得裏面有人在那裏講話。曇花站住脚。仔細一聽。只聽見一人道。這間房佈屋置得好幽雅。

几淨窗明俗韻無 庭栽佳木蔭扶疏 簾深常炷爐香久

心定時聞好鳥呼 一幅畫圖三俠壯 晚清名手伯年

塗 對聯矯健無批點 落款原來鄭孝胥

又聽一人答道。你今可相信我的說話。並非過譽他了。曇花聽着。就曉得這是他校師謝樸人的聲音。

輕啓簾櫳身入內 開言即便喚先生 樸人見着曇花至

滿面堆歡語玉人 相隔月餘增挂念 今朝有暇履尊

應 這位是 爲師和爾常提及 雅號超英貴姓甄

學養兼優人品好

介紹與你相見。

必能裨益汝胸心

曇花欠體忙行禮

座上超英也鞠躬

略作謙詞稱景仰

各依次序坐分賓

曇花道。門生還是那天在同學李佩萸府上與先生相晤。屢擬趨前請誨。覺得秋暑酷人。便爾懶于出門。蹉跎至今。忽經匝月光陰。真是迅速得狠。樸人道。暑假期內。吾本應友人的約。要想同往日本一游。不料臨期正欲預備動身。內人忽的害起病來了。藥鑪茶灶忙個不了。把滿腔游興。消化了個盡絕。曇花忙道。門生荒唐。一概不知。師母抱恙。連安都沒有去請。真是狠抱歉的。但現在可能喜占勿藥否。樸人道。幾乎被庸醫所誤。後來幸有個姓秦的醫士。脉理是極好的。他適駐杭寶石山養病。請他擬上兩三張方子。始得轉危爲安。今已起牀。可保無礙了。聞汝欲遊學美國。不印曾否定當。可日自念。曇花不聽。可日自念。

這才曉得。這雖是有了這念頭。便是一應家務。急切沒得人可托。也只好從緩再說了。樸人道。這位超英先生。前在香港皇仁大學卒業。後來復赴英倫。留學專科六年。方才遣返祖國。難得他中西並美。毫無驕矜氣息。真是青年中有數人物。故敢紹介與你相見。曇花稱謝。

師生正在談心曲。又聽門鈴斷續聲。那曇花喚過飄兒言囑咐。豈知乎程媽開進一雙人。

笑道。我道是誰。叩門扯鈴。却原來是胡少爺同三小姐。

一起同來真難得。吾家裏今朝熱鬧客連連。粗心傭婦誰知裏。帶笑輕輕出話言。

胡小姐問道。裏邊有客麼。程媽道。正是不多一會。來了兩個男客。一位是我家小姐從前學堂裏的謝先生。還有一位不認識。大概是初次到這裏來的。請少爺小姐裏客廳坐罷。晉卿側着頭一想。便對漱芳道。吾與你何妨同去看看。是

甚麼樣人。漱芳點首會意。語程媽道：「你自去做你的生活。我們自會進去看你家小姐的。」

他們竟一雙移步走。急趨會客室邊行。飄兒瞥見先通報。抵門門。早見曇花劈面迎。行近前來携玉手。說一聲。甚風吹得姊兒臨。漱芳答道：「閑無事。特地趨前候妹身。此際晉卿忙插嘴。問聲曇妹定安甯。」

曇花見漱芳帶着他哥哥同來。心中早有幾分不快。現在晉卿既然問訊。免不得回答了一聲。

便道是：「晉兄勞駕臨寒舍。恕小妹簡慢多多莫怒。嗔把兩人一氣招呼同入內。但見那座中甄謝盡抬身。曇花紹介通名姓。彼此謙虛套語陳。自有侍兒杯茗送。晉卿深訝姓甄人。看看他渾身打扮文明派。聽聽他玉朗言辭信出羣。入室分明儻勁敵。怎教方寸不愁心。想平時曇花眼界無邊闊。平白地優禮彼僮爲甚因。吾與他誼屬葭莩還泛泛。」

不信道 親情反遜這書生 一番思想愁如海 待吾來 請教伊人甚出身
倘使他 應對支吾無實在 好待我 當場奚落正該應 看曇花 芬芳雖
具蓮花舌 怎樣的 敵住唇槍固愛情 徐起立 語超英 鴻才久已令人
欽 未識兄 從前何處將功用 曾否竟 負笈擔簦大學門 此刻是 座
上超英微拱手 他說道 庸材怎啓晉兄聞 想小弟 虛名大學留香港
只落得 知識粗疎愧恨深 謬獲文憑無實學 遨遊英土寓倫敦 專修六
閱寒和暑 食粟徒教馬齒增 若與晉兄來比較 分明蚓唱與鐘聲 晉卿
聞語狂敷衍 慚妬交加暗吃驚 託故正思先別去 超英啓口問殷勤 晉
兄自是人中鳳 必定超然學問精 留學何邦何日轉 伏祈明示不才聞
斯時局促胡家子 吞吐難言少理論 只爲家庭無教育 錦衣玉食度晨昏
指頤氣使成紈袴 徒拾皮毛理欠明 今見姓甄人反詰 不禁臉上起紅
雲

曇花看看晉卿。裝聾作啞。不能立時對答。又好氣。又好笑。心想叫我今朝做了他。那裏還有面孔活在世上現世。一樣一個人。你家況甚好。不是讀不起書的人。緣何要不如人家呢。虧他還要詰問人家。可曾進大學。你自己連高等小學都是勉強畢的業。超英此時專等晉卿的回答。看他囁嚅不說。倒弄得莫名其妙。還是曇花看不過。替他代答道。

晉兄與舍爲中表 蔭福修來異樣真 萬頃良田家富足 無須再進學堂門

他如今 廁身學界爲紳董 酬應官場顯令名

超英道。小弟尙未知晉兄是地方上有名人士。斗胆叩問。死罪死罪。

害漱芳 旁坐不停瞟秀目 恨哥哥 一場沒趣自家尋

漱芳想再談下去。哥哥准要被人家戳穿紙虎。還是趁早走的爲妙。

故而他 略談幾句尋常話 告別抬身欲起行 知趣曇花伴勸住

姊姊難得到比。可勿多坐片時。與晉卿心。

便將晚膳轉家門 漱芳推託同窗約 有事商量等我身 妹若視儂如姊妹
幾時移玉過寒門 曇花忙道應趨府 恭候華堂伯母尊 覩覩晉卿隨妹立
相辭甄謝便同行 主賓魚貫躬身送 直至墻門始轉程

曇花與樸人等重進客廳。討論些新文學。超英答對必流。議論透關。曇花十分
欽佩。留他們吃了點心。樸人一看已是日落崦嵫。時光不早。兩人方才道謝別
去。樸人臨走。又叫超英將住址寫給曇花。好使他于文藝上有甚疑竇。就近前
去請教。曇花送了他們出去。回到樓上。急忙洗了浴。便在庭中小坐納涼。在下
調轉筆來。要重叙那賣花汪三嫂與古檀了。

在當時 賣花娘子返家庭 深恨嬌娃鉄石心 真叫做 一兩黃銀四兩福
看起來 不如謝絕免勞神 叩門來了親生女 輕啓雙扉喚母親 走進
內房身坐定 吁吁氣喘汗沾襟 問一聲 可有熱湯來洗澡 覺得那
渾身潮濕不相應

阿因道。我看娘還是弄點水揩揩身罷。汪三嫂道。爲甚你不許我洗澡。阿因道。娘有所不知。方才那個姓的沈。已來看過你了。他一問我。見娘沒有回來。他搭越着說了幾句話就走。旁晚他說再要來看你哩。若然洗浴。必須許多工夫。倘然那人來了。冷落了。他像個甚麼樣子。汪三嫂笑道。阿因。你真老實不過。姓沈的來。就是你出去陪他坐一回。也不妨事。難道他就描了你的樣去不成。只見阿因把嘴一撇。冷冷的道。我不高興。汪三嫂道。既如此。我就不洗澡。揩個身也好。快些打熱水來。

一個兒 下廚房 一個兒 解衣裳 祇聽得 陣陣烏鴉噪夕陽 熱水滿
壺忙打就 霎時送進阿娘房 毛巾肥皂多端整 粉匣香精置兩旁 可笑
他 生就橘皮粗大臉 偏偏要 痴心講究學徐娘 女兒步出將門掩 自
去庭階看海棠

氏氏說首。每棠牙每棠。

誰道秋花姿色減 一般濃豔麗春芳 移根偷入豪華第 寶氣珠光繞爾旁
今日你 身寄蓬門無好處 妙不過 者番開落爲誰忙 沉吟半晌殘花
檢 他無非 環境清寒暗自傷 賴母售花粗過活 寅年常吃卯年糧 綾
羅緞疋無名分 洋布衣衫掃面光 想到終身愁欲絕 未知註定在何方
阿因正是呆思想 有客門敲鬧耳旁 拔起門門觀子細 果然就是沈家郎
古檀見開門的仍舊是他女兒。心想如何這時候還沒有回來。莫非說話投機。
買家竟留他吃夜飯了。稍停就要上燈。怎說還是留戀在彼。不想想吾望得眼
穿。跑得脚酸的呢。便笑問一聲道。此刻令堂總回來的了。可又走出去了沒有。
阿因答道。娘已回家。裏邊請坐。

那古檀 聞言如得將軍令 走入中堂坐定身 洗耳恭聽好消息 裏房步
出賣花人 見他是 面無歡喜蛾眉縐 冷冷開言叫一聲
老身去後。少爺來過的嗎。古檀道。是的。未識媽媽到他那裏。談得有些眉目否。

汪三嫂連連搖首道。不行不行。古檀道。是不是聘禮當中。要若何寶貴珠鑽。你估諒我拿不出。只好作罷。或是已經被人家攀對的了。無法挽回麼。汪三嫂道。少爺。我勸你死了這條心罷。杭州有才有貌的小姐。可以撈一把來揀揀。何必定要買家的呢。古檀急道。請你把到買家的情形說給我聽聽看呢。這樣打悶棍的話兒。到底使人不大明白。汪三嫂道。我告訴你聽。

花在枝頭祇許看。春風隔斷玉門關。此生丫角甘終老。懶匹鸞儔向世間。
辜負求婚情切切。奈他玉度步姍姍。媒金薄福難消受。你那裏另遣冰人作往還。

古檀聽完汪三嫂的話。真是目定口呆。彷彿失落了一件寶貝似的。阿因在門帘內挨着偷看。見了他這副神氣。想男子漢大丈夫。何患沒有妻子。值得一聽。媒人不成功的話。垂頭喪氣到此地步。究竟那位賈小姐。面孔好得如何樣子。我倒要慢慢地問問娘看哩。

不表阿因心內想。再談愁悶古檀身。聞言如坐針氈上。遍體還同冷水淋。
啓口重將三嫂喚。務求設計再勞神。稍遲日脚無妨碍。莫便灰心要換
人。凡事先難容後易。再停數日聽佳音。汪三無奈含糊應。遇有時機續
往云。伏望少爺能耐性。過于操切料難成。古檀唯唯言稱是。辭別抬身
就動身。暮色昏沉天已黑。幸虧涼月放光明。回家舉味蕭然盡。怕上閨
樓晤雪芬。步進書房衣服卸。橫眠躺椅悶尤深。

傭婦進來。點上燈火。古檀問道。太太可曾回來麼。答道。回來得不久。忽了浴在
樓中間和小姐白話。方才問起少爺我說尚未回來。古檀聞語。便上樓來。叫了
一聲母親。趙氏道。阿聰。今日天氣狠熱的。行中事務忙不忙。古檀不好意思說
爲着自己私事往返奔走。行裏却没有去過。撒了個爛污。祇得信口捏造謊話。
告訴趙氏道。近日生意清淡。行中一無公事。就是去也不過空坐幾個鐘頭便
了。故而飯後三點鐘敲過。我就走的。趙氏對着兒子點點頭。古檀重又說道。昨

晚我走了之後。娘手氣若何。又到天亮。翻本沒有。趙氏道。結賬下來。比你看見的時候。算扒得幾十塊錢轉來。講到全個兒翻本。瘟透的牌。誰有這種本事呢。這時節。趙氏夫人身立起。就去那竹絲籃內取洋桃。道。阿聰。你嘗嘗看。好不好。

宋家大嫂來相贈。他說是核小鮮甜美汁包。不但味佳功却暑。西洋名種價偏高。

我怕觸動肝氣。不敢吃他。

古檀伸手忙相接。剝去皮兒嘴內拋。極口讚揚滋味好。水多肉厚勝蟠桃。吃完還向娘親問。可有那別隻拿來口福叨。

趙氏笑道。小時脾氣。還沒有改。無論甚麼。吃得對胃口。終想再要。怪不得你老子常說。若遇添不出湯的東西。要你們切勿被阿聰看見。真是知子莫若父了。雪芬在旁。望着他哥哥。只是格格的笑。

因想到 日後檀哥家室娶 像這般 貪心無厭必然糟 自古道 世間佳
麗難窮盡 怎兒他 目接神馳魂蕩搖 看今朝 爲着曇花忙碌碌 託良
媒 汪家冒署往來跑

古檀見妹子笑着。正色道。娘說我幾句。要你笑做甚。不信你沒有吃得。故而動
氣麼。雪芬道。娘聽聽檀哥的話。稀奇不稀奇。他吃了一隻桃子不穀。看見娘拿
不出第二隻。就分明怪我吃了的。連人家笑多不許笑。趙氏道。你讓他去說。就
是。何必與他爭辯。

那古檀 聞母出言帮着己 頓消與妹不歡心 齊顏便去呼芬妹 莫把兄
言當作真

雪芬道。吾本沒有成見。那裏爲着幾句話兒。就肯與兄反面。
但兄長 切莫因儂原易與 在家庭 養成習慣害他人 將來娶個賢明嫂
或恕無知一二分 倘若夫妻同性格 常占脫輻怎安甯

趙氏道。大家話過就算了罷。不要你一句。我一句。掀甚麼波浪。吾是最怕的人。家淘氣相罵。沒得飯吃。要肚子飢餓。許多閒話。儘可少說。何用彼此不肯退讓。兩人一笑無言語。伴母樓頭看月明。見一個僕婦上前來請示。可要把晚餐開放在樓廳。夫人便問兒和女。未識你們怎稱心。古檀道。樓下不如樓上好。窗開涼意快當襟。旁邊僕婦言聽得。諾諾連聲向下行。半响廚房端整菜。一盤四碗就來臨。

他們母子三人。正擬舉箸用膳。忽聞一陣門响。趙氏叫僕婦下去開門。看是何人。未幾僕婦上來說道。敲門的是個郵政局裏送信的。現有一封書信在此。請少爺親看罷。

古檀取信忙觀看。原來是。老父申江竹報來。折碎封皮書信露。平鋪桌上視徘徊。從頭至尾無多話。方曉得。父病兼旬未退災。諄囑見書兒速去。須防不測悔將來。古檀說與娘親曉。趙氏肝腸頃刻摧。祇爲他。抗

儷本來情義厚 聞夫病 驚惶失措面成呆 立時放下銀鑲箸 粒食難教
再過喉 語生兒 隨我休 夜車趕赴莫遲留 諒情病勢多危險
汝父有甚長短。

吾惟有 一死相隨地府游 趙氏可憐心似碎 淚痕交睫咽聲抽 雪芬忙
把娘親叫 切莫傷心到這般 若欲夜車來趕路 定神部署不嫌周 古
也勸停悲泣 或者那 寫信之人誤會不 父疾本來無大礙

號中這些同事。有恐家裏接到了信。不肯急速動身。

故而竟 危詞聳聽寄家園 夫人強抑胸懷急 命女行裝檢點休 說道是
天氣晚涼晨尙熱 免週折 衣衫少帶最相攸 雪芬忙進娘房去 開啓
箱櫥細細觀 檢幾套 紗褲襯衫資替換 揀兩身 柳條拂布禦輕寒 一
齊置放皮包內 又取銀洋數十圓 收拾完時娘囑女 與阿媽 當心門戶
莫愁煩

雪芬道。請娘放心。但火車雖快。還望勿再憂悶。致長途患甚疾病。趙氏道。曉得。此時古檀穿好長衫。一手提着皮包。陪伴趙氏。就此下樓。趙氏又關照那僕婦。好好伴小姐在家。無事不要遠去。吾因老爺有病。與少爺往上海去探望一下。便回。僕婦道。怪不得看了信。太太少爺連夜飯都不吃了。但是今夜動身。不知要幾日才到上海呢。趙氏聽這僕婦自言自語。自己心亂如麻。沒有工夫再去理他。雪芬直送出牆門。看他們走得遠了。然後關上門。回到中樓。喚僕婦將夜飯小菜。一古兒收拾進去。說道。我也不吃了。雪芬從此獨自在家。等候上海信息。且說趙氏隨着兒子。一路趕到車站。幸而夜班車尙未開去。古檀先看好一處地方。將皮包暫且放下。叫趙氏看好。自己擠到票房。月洞窗門口。買了兩張票。走過來。仍將皮包提着。攙扶了娘。迤邐走出柵門上車。只見車中客人。頗形擁擠。一時尋不到坐位。古檀對趙氏道。我們可要走到前面幾節去看看。或者人少些。亦未可知。娘若沒得坐。那裏立得動。這許多時候。况車子一開。終覺得

有些顛籬。站着尤屬費事。趙氏一聽說話果然不差。但兩隻腳早已走得酸疼力乏。再要打從人堆裏擠過去。那裏還辦得到。便道。阿聰。吾想前面也未必定有空座。就在這裏圖個將就罷。你把皮包放下來。我把他當只椅子。豈不是就得了座位嗎。古檀見娘懶得走動。祇得依他說話。將皮包放平在那裏。扶趙氏坐下。古檀將背心緊靠在車壁。挺身站立。忽然想着娘與自己都沒有吃過夜飯。此刻雖是腹中飽悶。半夜之後。難免要想着吃些食物充飢。家內臨行的時節。彼此心慌意亂。竟匆促出門。連糕餅一點未帶。如果不就開車。或者讓我下去替娘隨便買些食物。也無不可。

古檀正擬告娘親。觸耳聲聲汽笛鳴。無奈將言來縮住。霎時早覺火車行。眼看乘客東西滿。笑語喧囂嘴不停。有的是夫婦同行家事講。有的是友朋邂逅敘寒溫。有的是暢談商業愁眉鎖。有的是月旦章台無限情。有的是坦腹貪涼瓜果啖。有的是手書消遣捲烟噴。獨有他古

檀母子無言語。那趙氏怎解憂夫一片心。畢竟未知何疾病。可能無碍轉杭城。回眸瞥見親生子。閉目低頭倦態生。幾處車窗還挂起。野風拂拂動衣襟。

趙氏怕古檀睡着受涼。便開口喚道。阿聰。不可就此立着。磕睡。窗口裏野風是狼急的。古檀道。這樣人聲嘈雜。那裏會睡。其實口雖如此說。兩隻眼睛。倒有點不肯由他指揮。漸漸的。又要想合攏來了。趙氏忙向坐在近窗口的一個男客說道。謝謝你。把這扇窗關了罷。我們覺得風太大。有些熬不住。那邊的客人聽趙氏央着他關窗。冷笑道。這樣的熱天。火車開在野裏。略有點風。正是爽快。如何就要窗關閉呢。趙氏道。因為我的小兒身子疲倦。風裏睡了。恐防着冷。那人不等趙氏說完。接着道。這是公衆的所在。不能為你兒子一個人要睡。便關上窗。使衆人受悶。既是一點風也受不起。睡在家中頂好。何必要出門坐甚火車呢。

聞言趙氏愧難禁。深恨偏逢促狹人。便道客人休惹厭。

彼此出門。何必用這尋事口吻。

大家方便正該應。

那人道。吾不懂甚麼叫做方便不方便。吾坐在这窗邊。就有權把他開着。你如何好來管我。

一雙男女言爭論。驚醒垂頭美少君。喚母親。問甚因。和人口角是非生。

趙氏將央他關窗。他拒絕的許多說話。告知古檀。只見那個客人用手指着趙氏。滿口亂嚷。辯護他自己沒有理曲的地方。趙氏看這人如此潑野。只氣得面頸赤紅。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一班男女乘客。都把視線移轉到他母子和那邊的客人身上。古檀也耐着一肚悶氣。勉強迴嗔作喜。

相勸娘親莫認真。不多時刻到春申。車窗開閉由他去。公理難逃衆目睜。在其間。早有青年人兩個。招呼趙氏古檀身。他說道。此間窗戶多關。

閉 儘不妨 兩下來將座位更 趙氏自然心感激 抬身便挈古檀行 看
他們 謙虛讓坐無矜色 倒弄得 母子雙雙道謝頻 各把行囊安放好
互通名姓話紛紜 方曉得 二人也往申江去 都是那 復旦專科大學生
暑假將闌先到校 免教臥榻不安甯 古檀也訴心頭事 弟爲的 父病
兼旬伴母行 何幸今宵逢叔度 多蒙讓座感難名 二人便道些須事 值
得仁兄挂齒芬 與他們 隨意暢談愁悶減 睡魔退避有精神 出門人
每嫌兀坐時光慢 這時節說說談談夜半臨
一人取了一條線毯出來說道。

伯母若嫌風露冷 何妨拿去試圍身

趙氏道。少爺這倒不消。請你自己用罷。那少年道。還有一條在此。我們二人可以合用。也穀的了。伯母儘管蓋就是。無須客氣。冒了寒。出門人不當穩便。趙氏接了毯子過來。把他展開。與古檀兩人蓋着。此刻乘客十停中有九停多在那

裏磕睡。古檀接連兩夜未曾好睡。到了這個時候。萬萬支撐不住。把頭側着。早已睡熟。趙氏眼皮雖倦。既憂慮着丈夫的病情。又記挂着女兒一人獨自在家。那裏還能睡得着。

目覩青年睡態濃。電燈光耀玉頰峯。不多時刻無言語。彼此雷聲鼻息通。
趙氏思潮胸亂湧。狂愁夫病慮家中。但聽得車行歷鹿長驅進。站過楓涇又過松。夫役前來茶水問。他說是梅家弄去近滬中。

趙氏等到覺着疲倦。略爲朦朧得片晌。火車已到上海南站。早被一陣汽笛聲驚醒過來。欲知趙氏母子如何去與沈子樓會面問疾。要稍停再來了。

(未完)

年關竹枝詞

馬嘯雲

張家借貸李家賒。一到年關債似麻。避債方兒千百計。從來走字最無加。
看看年關期更近。可憐急得淚如絲。忽聞門外敲聲急。強打精神問是誰。
債主猶如催命鬼。今天來過又明天。來時不問長和短。口口聲聲只要錢。
新除舊欠兩相催。無奈何時肅靜迴。又怕明年人不遇。債台台畔四徘徊。
紛紛債主日相過。短嘆長吁喚奈何。昨夜老妻猶說道。今年債比去年多。
過年時節債紛紛。一肚思量急斷魂。欲問債台何處有。可憐債主正敲門。
老妻債務不須嗟。且到茶坊吃碗茶。如再有人來索債。請卿道我未歸家。
債到今朝無法還。教人不得不坍台。此圍若問誰能解。除是財神降下來。
眉頭縷損腳頭忙。腸自千迴淚兩行。債主來時無一語。打恭作揖與裝佯。
天下無如難借債。須知還債更爲難。勸君以後須勤儉。莫作空心大老官。



渭廬隨筆

鵲湖釣徒

●高警佐軼事

某區警佐高某。因病去職。其在任之日。以一等警佐兼某軍署副官。繼復謀得一實業廳顧問。持寵而驕。目空一世。真令人不可嚮邇。有知其歷史者。莫不鄙其爲人。今錄其軼事一則。俾閱者見之。亦可知當今軍警界人物之一斑。

高爲某廳長一手提拔之人。其初並不與廳長相識。有姘婦白蘭花。性淫蕩。劇場茶園。常有彼姝之踪跡。一日。某廳長眷屬。在第一臺花樓觀劇。高密設一計。令白蘭花伴一傭婦前往。卽就花樓後面。預定三四座位。冀與廳長太太接來。以售其術。無何。劇開幕矣。演至中軸。適有一賣瓜子者來。上前兜售。太太偶失手。將其果盤推翻。一時天花亂墜。引得看客注目。負販者更嘖嘖不休。白蘭花乘此時機。上前躬爲整理。並賠錢揮

渭廬隨筆

之使去。太太以其賢淑。心竊喜之。漸至盤問姓氏里名。白故作不知其為太太者然。謂吾夫高某。在城站充當長警。頗能幹事。論資格亦已多年。祇因警界辦事。祇重勢力。不重人材。致徇促如轅下駒。不悉何年何日。始有拔升之望。使妾稍享安樂之幸福耳。言已欷歔。太太聞言。知為屬下之人。立即許為提撕。但未審高之人品如何。因閑談他事而息。將閉幕時。高故作接眷狀。莊敬而至。言不輕出。目不斜視。居然一有道君子也。白問以本日公事情形。高一告之。太太略詰數語。亦對答稱旨。太太聞而首肯。次日為言於廳長。高遂得警佐之職。繼復得太太之囑拂。廳長推愛屋及鳥之意。為謀兼缺。以饜高之慾望。高因感白蘭花襄助之功。迎養署中。儼如夫人焉。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上 海 出 版

塵 海 四 十 俠

精 裝 一 冊 定 價 一 元 二 角

◎描摹俠客 有色有聲

◎報恩殺敵 大快人心

▲十大武俠奇觀

件件是驚人之事。個個有超羣之技。其人如生龍活虎。其文如驟雨狂風。

▲十大義俠奇觀

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一種義俠之氣。躍然紙上。令人廢書歎服。

▲十大劍俠奇觀

劍光人影。瞬息無踪。一劍有一劍妙用。一人有一人絕技。然是奇觀。

▲十大女俠奇觀

黑夜熾仇。深宵搏虎。乃竟出之紅閣佳人。情節奇幻。閱者更當拍案叫絕。



社會趣聞

丈夫

(湖南)

▲女學生要求離婚因爲天闊

●厭世自縊 (北京)
▲跳不出情網
交通部部員高春臺寓宣外松筠庵內年二十餘曾在美國鐵道科畢業妻某氏與高年貌相當伉儷頗得高自晉京就交部職務後與某校女生發生戀愛因結不解之

社會趣聞

緣事爲其妻所聞由籍來京諄勸伊夫回籍便與該女割斷高不以為可其妻一再催促而高某竟與夜間在松筠庵內自縊留有遺書一通詳述厭世之故此亦戀愛史上之冤孽也

●新郎願做名譽

長沙戴公橋某校女生金毓英嫁北城外油舖街張某爲室婚後金忽至東長街姨母家自請律師預備呈請法庭主持離婚理由因張係天闊已無調和陰陽能力張得此消息隨邀同原媒往女姨母家轉囑聲明自願做一個名譽丈夫祇要金女將肯就返家卽任其自由一切不加干涉藉此可接後代

一

金女以其要求糊塗。嚴行拒絕。仍向法庭呈請離婚。

●妻妾抽籤 (山東)

▲一餉新雙搖會

青島四方路和平里住有姜某。素為某洋行行員。稍有積蓄。人甚和平。祇以戚抱鄧攸。無奈納妓為妾。情投意合。似漆如膠。家中妻妾閒耗來青。妾以結髮情深。不忍拂牀第恩愛。竟將專房之寵。變為附屬之品。而該妓夜夜孤眠。情實難堪。醋海生波。萬難隱忍。始則咒罵。繼

而拚命。幸有鄰居出任調停。用抽籤之法。妾得月朔。妻得月望。半月一輪。兩不侵犯。始將一場醋海風潮。和平了結。

●人首犬身 (山東)

▲生理學上的新紀錄

濟南城北楊家莊楊某家。蓄一母犬。忽產一小犬。人首犬身。耳目口鼻。與人無異。推聲作犬吠。楊以為不祥。棄於野外。

●守有夫寡 (南洋)

▲不落家之惡俗

粵俗女子。慣有出嫁後不落家者。 (即嫁後不返夫家) 大抵以順德縣屬為最著。其餘如南海之九江。番禺之明經。香山之小欖。亦有此風。所謂守有夫之寡是也。不圖旅居外域。亦有此等情事發現。殊可怪也。順屬人岑某。一家大小。於兩年前到安南某埠。俱在金邊工作。去歲其女出閣。適本地販運海族等貨商人溫某之子為室。詎岑女泥守鄉間陋習。嫁後三朝。除特別事故。或一宿至兩宵外。從不履夫

婿之門一步。溫子因此事大受朋輩擲揄。冷嘲熱諷。忍耐不得。日前特將此事對父商酌。提出向女家交涉。女亦願償金一百五十元。聽夫娶妾。自謂甯終身守有夫之寡。免使爲男子羈縛。但溫子以其深染不落家之惡習。強之歸來。知亦無益。故亦首肯。現已託媒物色。另置小星云。

●男女同校之障

礙

(湖北)

▲爭打電話的風潮

社會趣聞

武昌醫學專門學校。原係男女同校。平時兩方感情。甚不融洽。近因該校女生每於下課後。即圍住電話處。任意通電各處。致男生欲打電話。無從下手。前日男生忽於電話處貼一紙條。請女生自己方便。女生見之。頗覺不服。亦於校內案示處貼一紙條。言男生不夠資格講話。男生見之大譁。兩方大起衝突。男生一致罷課。要求見彭校長交涉。適彭不在校。乃轉告胡楊兩校監。非將寫條女生開除。決不能休。女生亦聲言非將先寫條男生開除。決不上課。兩校監恐風潮鬧大。已從中力爲調和云。

●雙圓破鏡 (浙江)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紹屬湯浦鄉人吳煜卿。前日偕妻往廟下觀戲。行至某剃頭店門首。旁有一人。目不轉睛。偷視其妻。竟尾之而行。依依不捨。吳疑問之。答云。心有言而口不敢道。前婦是吾君室。得非廟下高門裏鍾姓之女耶。吳詰以問將何爲。其人掩泣

曰。是吾妻也。因戊己連年荒歉。流離奔竄。遂成勞燕。豈意今為君室。吳云。予亦因是年飢饉。與君同病相憐。其人復曰。吾今已別娶。但求與君妻一晤。以詢究竟。吳允之。但必借若妻同至。比及其人偕妻登門。吳視之。即前此所失之妻也。四人相對。驚奇不已。有好事者倡議。彼此交換。雙方均已首肯。實行交易矣。

●真假新娘 (湖北)

▲孤匪精作怪

武昌縣屬青山鎮人錢某。日前娶妻。花轎進門後。照例挽新人下轎。不料將轎門一開。轎內坐有一對新人。面貌服裝。均係一樣。男家大驚。挽親人無法。只得均挽出來。站立堂前。男家主婚人以為此事奇怪。莫忙拜堂。當託媒人前往女家。說明此事。請其父母前來。認明真假。再為成婚。媒人前往說知。女家亦驚異。女母即隨媒人來至男家。一看。分不出誰真誰假。嗣其母思女之乳下。有黑痣一顆。既是面貌。不能認明。惟有脫去衣衫。驗痣之有無。便知真假。比脫驗後。一有一無。此無者一見驗出。頃刻間化陣清風。呼喝一聲。不見踪影。說者謂係狐仙作祟云。

●奇異之騙術

(奉天)

▲大家都被他瞞過

海城邑北梧樹屯有蔣翁者。家頗裕。其子婚後外出。十年未歸。音耗悉杳。蔣翁在騰鰲堡某商號執事。家中僅餘蔣媪及其兒媳。上月下

旬。突來一麻面乘馬之少年男子。邑教養工廠拘留年餘。突遇之於
入門下馬。揖蔣嫗而母呼之。嫗愕。蔣門笑呼曰。秦國祥來此何幹。少
許以同床。倘蔣婦非癡呆。則其中
定有黑幕也。

鬼迷再醮婦

(山東)

▲要命而已。

嘗艱苦。前三年偶遭天花之疫。遂
致聲音笑貌。頓與前殊。阿母將不
我認耶。言畢。痛哭失聲。一若真可
信者。蔣婦初亦未有何言。嫗爲所
惑。意莫決。卽急遣人赴騰鎮招蔣
翁。翁歸。未數語。拍膝大呼曰。非吾
兒而何。少年大喜過望。於是母蔣
嫗。父蔣翁。妻蔣妻者二十餘日。意
頗得也。會有丐者。曾與少年在本
邑教養工廠拘留年餘。突遇之於
蔣門。笑呼曰。秦國祥來此何幹。少
年急亂以他語曰。我蔣姓也。汝誤
認矣。語畢。以目示意。遂拉丐至無
人處。而重賄之。丐去。詎語爲蔣翁
之子婿某所聞。誘秦國祥入城。至
教養工廠探詢。始悉渠確爲前犯
秦國祥。報於警署。送秦入法廳矣。
此事殊離奇。翁嫗年耄昏曠。庸或
不識其子。豈有婦亦誤認其夫者
乎。卽認之。亦須有種種證驗符合
方可。而蔣婦竟無一言詢問。遽默
青島西鎮觀海樓住戶李玉紅。年
二十餘。尙未成室。月前娶某姓再
醮婦爲妻。過門時。携前夫遺子同
來。年約三四歲。婦之前夫係前數
月身歿。家貧如洗。生活困難。遂起
改嫁之意。自嫁李後。夫妻子三人
常患鬼魔。然李素不迷信。故未留

意十一月五日。婦又得鬼迷病。言不知將來如何。錄之以供研究靈

語錯亂。百般叫罵。自稱係其前夫。

學者之探討焉。

謂我死後。汝不該再行改嫁。即嫁

●觀音挨罵（北京）

亦不常携子改姓。非將母子叫至

▲算是念救苦救難

陰司。不足以償其恨。李聞此。深形

宣武門外老牆根新建觀音廟前。

憤怒。即對病者云。如你之言。何不

一日忽有一人手指泥塑神像。大

即時叫去。語畢。病者形怒於色。當

罵不止。嗣經探得其人名王仲賓。

即立起。將李頸項握住。不肯放手。

在南橫街居住。伊妻劉氏。素極迷

時有同院少年至前力爭。始得釋。

信。因患病不肯延醫診治。曾至該

詎病者放手後。即已斷氣矣。其子

廟求得神方。爐藥歸家。服後即死。

亦隨之而斃。李因頸項被握。不能

因之來此大罵云。

爭持。而形如病者。業經請醫調治。

●吊者大悅（甯波）

▲孝子歟？笑子歟？

慈谿城中東街有某甲者。素性奢

侈。陰歷十月十八日為乃父開吊

之期。甲苦於寂寞。竟向甯波後市

雇用妓女四人來。慈名為吊喪。實

則大唱武書。一般紅男綠女聞訊。

羣相往觀。大有門庭如市之况。噫。

喪禮尙古。載在禮記。凡稍有人子

之性者。莫不遵守不怠。今某甲苦

於寂寞。雇妓弔喪。亦社會上之奇

聞也。

趣詩

【醉愁】

▲死九年而復活

新。潮。澎。湃。尚。模。糊。玉。潔。冰。清。說。已。歷。不。信。天。心。能。湊。趣。幻。真。幻。假。使。多。夫。

▲同胞鴛鴦

欺。人。造。物。忒。荒。唐。覆。雨。翻。雲。任。主。張。倒。是。顛。非。何。太。甚。鵲。鴿。竟。誤。作。鴛。鴦。

▲墮落女學生之姓名多

暮。四。朝。三。便。不。同。芳。名。變。化。竟。無。窮。須。知。別。寓。幽。深。意。爲。避。癡。郎。喚。夢。中。

▲專制婚姻之流毒

誤。人。蝶。使。與。蜂。媒。斷。送。芳。魂。去。不。回。太。息。情。癡。雙。姊。妹。無。端。相。伴。到。泉。臺。

▲人熊

趣詩

趣詩

莫怪。噬人。一大熊。應知更有比熊兇。眼前多少衣冠獸。吮吸平民膏血空。

▲租妻

五木無靈負却錢。忍郎搔首怨青天。挺身償抵風流債。內助應推第一賢。

▲怪胎（小蛇四十餘條）

不道尋常百姓家。奇胎巧孕洵堪誇。休嫌未獲投懷燕。叶夢欣看實現蛇。

▲怪胎（肉卵中九個小嬰孩）

如今處世貴團結。九子何妨共一胎。生怕不勝娘。負擔大家相約裏。餓來。

▲怪胎（貓首人身）

忍看危樑儘鼠跳。將傾大廈極蕭條。料知上格天心動。勅遣靈貓下碧霄。

▲怪胎（三首女孩）

一國三公各自謀。紛傳稅政恥多頭。豈圖二五搆精處。也把朝廷事效尤。

▲盲婚

慘霧愁雲卷鵲橋。佳期却是可憐霄。知他不帶看花眼。何必生成絕世嬌。

（附白）上期趣詩第九絕因騰寫匆促以致一二兩句顛例位置特此爲正。

海上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國民修養全書

本書編輯三育精華。博採常識要旨。為新國民所必備。倘能精心揣摩。便成博聞多才。建事業。裕家計。有作有為。無往不利。少時失學者。尤宜及早購閱。以養成本領。為他日謀地步。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四元五角
並裝紙面三冊定價大洋四元

海上

中 外 書 局 出 版

產 兒 限 制
實 驗 避 妊 法

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

女子生育。性命堪虞。生生不息。又不堪其負擔。本局有鑒及此。特延生理專家。編輯是書。從此男女兩界。生育可以避免。將來如欲生產時。仍能受孕。著書中方法。均由實驗而得。百試百中。

◀ 總 代 售 處 ▶

上海四馬路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 分 售 處 ▶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購